

易經證釋

下
二
册
經

易經證釋 下經第二冊 經文講義

釋別

頁數

卦別

大壯

晉卦

明夷

總釋象例

一

四四

八五

釋 象

八

五〇

九一

釋 象 鮑

一〇

五三

九四

釋 象 鮑

一五

五七

九九

釋 爻 鮑

二〇

五九

一〇八

疏 述

七九

一〇八

富聖講義

大壯 三三震乾下

大壯卦上震下乾。乾爲父。震爲子。應爲乾內震外。言震代乾主外也。震二陰在上。陽在陰下。陰降陽升。陽得時位。故卦德爲動。卦象爲雷。雷動之時。天下同春。萬物同生。今以合于乾。乾本純陽。接震之一陽。四陽連居於內。秉持于中。是爲陽盛之象。而二陰在上。以與相交。其德不勝。其志難諧。雖不與陽爭。而陽難與之協。爲陽獨往獨來之象。在卦用以陰陽二者均勻和協爲善。爲吉。爲中和之道。若違此例。非有過。即不及。大壯則陽太過也。與大過有類似處。而不同。大過亦四

陽連于中。是相類也。而其初上爲陰。兩陰包納四陽。與大壯之兩陰被擯于外者不同。是其異也。故大壯稱壯。明其陽得勢。非如大過之无本爲棟橈也。大壯雖兩陰蔽其外。而陰不得時。遂自避。如雲翳中。天不久自散。不敵日之光熱也。然以其翳也。有一時蔽明之害。雖終復退散。而陽德不免有過。爲其摧掃雲煙。必迅奮而自損其精。是進之過。進則易瀕于衰老。若忍耐不求速進。而暫安于蔽障。必晦昧而自隱其明。是守之過。守則易敗于安佚。此大壯以一陽所生之過。雖不如大小過之无本。而其害則爲易始而難終。有本而略末。盛于內。而忘其表明于近。而不及于遠。蓋乾剛自固于震。而震動乃牽拘

于乾陽。兩卦雖若同心。而强弱異勢。上下殊情。故在天道无可是非。若論人事。則有宜否。陽甚則易燥。剛甚則易折。四陽連而无陰與協。則長而忘自慎。群剛進而不得柔以諧。則盛而莫自克。故在人道。必先利貞而不務于亨。大先克己。而毋求于勝物。以大壯已壯矣。太壯矣。壯之不已。衰老繼之事。極必變。物極必敗。數極必改。道極必害。大者極也。極壯則不可再壯。欲其不衰。不得也。故聖人名以大壯。有數義焉。一言陽之盛大。指陽如臨爲大。以陽長也。故卦名大壯。爲四陽勝兩陰。而得位乘時也。一言陽與陰消息往來。遯爲陰長。大壯爲陽壯。陽壯以時。時用見于春。一月雷鳴天上。萬物皆生。是陽盛即物繁

庶之原。故卦名大壯。以震動得時。遂乾大生之德也。一言剛盛柔弱。進行以時。陽升陰降。發育有道。震以生陽。協乾健。迅動應陽。剛則易折。陽則易歟。飛騰發越。其害過于利。進不如止。故卦名大壯。欲人知其壯之極必衰。而預養其氣。毋過發洩也。一言物有盛衰。人有壯老。陽生陰賊。天覆地載。春秋遞嬗。生殺交至。前之弱者今之強。今之繁者後之敝。循廻不息。純乎造化之力。故卦名大壯。欲人知壯之有衰。來之有往。長保不老。必求于不壯。果已壯矣。必思所以守其明強。如日之明。不以雲而蔽晦。如金之堅。不以石而窳腐。是壯者氣之所本。志之所尚。有其中而後形于外。剛在內者柔。其外强于本者弱。其

末此道之以柔克。而因壯以見其自勦之有術也。一言進退无恒。秉天之行。顯隱无因。依氣之根。陽立其本。陰與之均。无過不及。斯底于平。故卦名大壯。欲人知君子進必以方。退必有常。去必以道。留必以坊。遯明其隱。壯見其章。遯以退休。壯則利行。遯志于草野。壯則留于廟廊。是用世之所法。而人道達乎安康。一人之行止有度。家國之福利无疆。不外時地之所宜。與夫出處之堂皇。因遯則抱道而自藏。因壯則善與人同。而德沛无量。天地且見其生化之迹。春日煦以溫良。斯大壯之大用。以震乾之合。而煥其有光。故大壯者顧名思義。因地盡利順以致之。安和其類。二月之春。无方不被。物類繁滋。天下同壯。

則爲天者自然元亨爲人者先以利貞知陽之長善保用之知陰之弱。善育存之剛于中而不過健于己而不伐先明遯退之情始推壯止之義。蓋止者留也。言留以有爲也。留陽之母過則剛德永康。留陰之僅存則柔道可協而人事可濟。天時物類克孚數命豈非大壯之所志哉。讀者勿徒用其壯而忘其所止也。

大壯乾在內震在外二卦同秉陽剛之德主持發生之力其氣壯甚其勢嚴甚。陽爲大而進爲壯升進以時義无反顧此所以與遯爲反對也。然以內互澤天夬外互天風姤與山天大畜是其用包有夬姤大畜之象而以夬爲大壯之進一陽上進變兌則爲夬按之時令大

壯二月夬三月夬更進則爲乾四月也皆以陽上升爲用夬者快也。缺也決也。言陽行至順速而其距乾猶缺一間而與陰成決絕之勢也。大壯既內互夬則亦應含此二義既感其至之快速則當行以紓徐既知其道之有缺則當志于自足既明其與陰之決絕則當推其留戀之意和協之情而勿太過故大壯天道而利貞人道本乎天者易過則變大壯爲大過矣及諸人者致中則可因大壯而就于中孚此用大壯者所當先知也。震主迅動而得乾健爲之基其勢至疾其力至充則天道自然所至也有過必有不及天道不平視時自復復則平矣人道則无時不求其平切勿自干于過故當用壯之日已存

自弱之心。弱以成其壯。則永保其強。壯以行乎壯。則終變爲弱。此春秋遞嬗。而寒暑代遷。天道之往復也。永致其中和。還守其柔弱。人道之止至善也。故大壯分天人。而易教先反已。讀者要明傳所稱大壯。則止之義方不悖。夫聖人垂教之深意歟。

宗主疏述

大壯昔亦作太壯。古大、太二字原通用。凡稱大至極者曰太。如太極、太一、太初、太素、太古等。皆言其至極无以加也。大壯亦然。卦爲震乾合。震爲長子。以乾視之爲諸子中最大者。今反居乾上。猶長子已成立。能代父經理外事。則必年富力强之時。故謂之壯。若以

爻言。則爲陽壯。因大壯四陽在內。由下而上。一往直前。氣充勢盈。故謂之壯。陽固可名壯。以其剛也。而大壯又剛之甚者。故名大壯。譬之生物。方長未已。體質肥偉。精力滿盛。則稱爲壯。人生二十曰弱。三十曰壯。亦以其年齡正盛。體力方剛。任事不勞。作業不倦。有同卦之四陽正長。有進无退。其氣既沛然直上。其志更堅持突前。非如臨之始大。又不似夬之將衰。故名大壯。謂其壯恰至極。較泰純乾。乾爲老陽。陽之至尊而至純者。不得與其他論强弱。故雖有天行健之稱。而不得謂爲大壯。是大者承乾之德。邁諸卦之上。而

駿駿乎有同于乾也。蓋震本奮迅之用。出于坤有志乎乾。今以乾在其內。是又體乾而用坤。坤爲萬有之母。震爲衆生之先。萬物皆以坤育。以震出生。震雷一動。天下同春。乾爲純陽爲其根。則其生化无垠。而世界繁庶无比。故震合乾而名大壯。則又狀物之盛多矣。雷天易位爲无妄。无妄无物。以乾在震上。震生之。乾成之。生于地者成于天。故曰无妄。卽无物也。純乎性情之精。返于虛靈之真。更何物乎。物與无妄。同歸于天而已。故无妄古名母忘。或母亡。言母忘所生。或母亡而不知所歸耳。若大壯則與无妄反。存于天者生于地。畜于精者施于物。由眞境而化生世界。由无有而造成繁

榮斯謂之大壯。

大壯卦四陽在下。與遯卦相對且反。以遯四陽在上也。而與无妄大畜爲類似卦。皆四陽二陰。陰陽分明不雜。不似其他四陽二陰卦也。惟大過卦四陽連互于中。頗與相近。而二陰分列初終。則有不同。然以卦爲圓象。終而復始。則大過亦可作大壯與遯卦之變體。大壯二陰在上。遯二陰在下。中互艮巽震兌四卦。皆與乾合。遯則互乾巽。大壯則互兌乾。以二至五相互成卦。各不同也。而一則爲姤。有陰陽相遇之象。一則爲夬。有陽與陰決之意。故在遯本不求合。而其變則反有遇。在大壯本便于亨達。多所包被。而其變則

反成決絕而不克相容。此正與變有殊用。以其時位辨之也。聖人示天道于未然。定人事之先預。故于辭中指其趣。如遯本宜退。而有亨利之辭。大壯本宜進。而有利貞之語。且傳更明。示大壯則止四字。以見大壯于時爲大。而不能忘其小。于位爲高。而不能忽其卑。于行爲進。而不能志于止。正皆順天道之易變。而定人事因應之方也。蓋遯于前者。必亨于後。進于此者。必止于彼。元亨利貞。相環成用。春夏秋冬。相旋成時。遯猶秋冬而有亨利之占。大壯猶春夏。而重利貞之德。此由二卦彖辭。可以見天道靡常。人事必預之旨也。

大壯之對卦爲風地觀。上下易位爲地風升。以陽與陰爻對。先天八卦方位。乾坤震巽皆相對。故大壯有與觀升二卦相應者。陽之用以陰。剛之用以柔。大壯陽剛特盛。故宜取升觀二卦之用爲輔益。在時令大壯二月卦。觀則八月卦。一春一秋。互相照映。如日與月晝夜代明。此大壯雖秉春和盛茂之時。亦含秋冬清寧之象。蓋本末表裏不同也。故大壯彖辭獨稱利貞。即明乾爲體。坤爲用。剛爲道。柔爲德也。以二月春雷初振。萬物向榮。陽之所生。必賴陰以成之。此河圖之例。亦生化之大則也。人多昧于此義。謂大壯因雷天之奮迅。宜升騰之无涯。而傳乃曰止。殊與數不合。不知大壯之

止。乃天道也。四時異氣。各有中和。即二五八十一四仲月也。仲月居一時之中。爲一氣之最中和者。二月仲春。節當春分。春方及半。天地和凝。前乎此則猶寒。後乎此則已溫。是春令之至正。春德之至平。如一室之中央。一日之中午。不偏不頗。乃均乃勻。人道法天地者。必依此爲準繩。而推其德用。達于无垠。故謂之止。止猶正也。中止也。无進无退。不弛不張。悠然自足。闇焉自章。此中庸之道。獨往復而勿彷徨。斯稱之爲止。謂天道立而人道建。萬物存榮。而文質至美善也。凡恰好不過者。方可以止。若有未盡。不得止也。大壯既當盛時。易瀕侈泰。苟不知止。必以過而受其害。蓋大小過以失。

中而稱大壯。又類乎大過。而况其變也。知止不殆。不過何害。大學所謂止于至善。以其知所止耳。愈進不已。其敝也。反爲退。愈升不已。其敝也。反爲沉。皆不善于止也。而所至反其行。故大壯志于壯。而人道則先利貞。利貞者性情也。反求諸己也。知止而克止也。易道四德。元亨爲行。利貞爲止。明此義矣。自无疑于大壯之止矣。

大壯利貞。

宣聖講義

此大壯彖辭也。乾卦四德。元亨利貞。而大壯祇二利貞者。以乾在內。陽剛在外。有類于泰。泰以坤上乾。大壯震上乾。震出于坤。其卦爲陽。

其用則陰。故大壯卦稱利貞。言本坤德也。利貞于時爲秋冬。于地爲西北。于道爲恬靜。于令爲收藏。于德爲義信。蓋純人道之本。而法乎坤。以同于乾也。乾既在內。不得如重乾兼主外事。而卦用又依震之迅奮。合乾之剛健。其用過強。其名大壯。强必有弱。壯必有衰。以志乎中和。則惟利貞之先。蓋剛動于始者。必柔靜于終。壯强者前者。必衰弱于後。歲有秋冬。始有春夏。令有收藏。始有生長。爲之先者。亦爲之繼。在其後者。亦居其前。氣數循環。无一時之息。去來者道。往復者理。大壯之先也。由復而臨而泰。是其進以漸也。大壯之後也。由乾而姤。而不否。是其退亦以漸也。君子察其既往。知其將來。明其已盛。知其將

衰。鑒于進之駿駿。乃期其行之徘徊。懼于數之倏忽。乃志于艱貞。幹固之才。推夫作始之匪易。乃洄溯乎既植之根荄。故以元亨之立致。而先勉利貞之克諧。物之榮者。反其寂。道之放者。歸之懷。愈減則愈益。愈明則愈晦。止著行之機。沉者升之背。利則無往不亨。貞者還元可待。是以守己不失。反己不昧。純柔以履至剛。大利以避干害。則大壯之所重。而人道別有貴也。夫聖人抱道于躬。行止不離。畜物于家。精祿不移。爲有所固守勿失。乃順夫天道而无爲。陽雖盛于春夏。而无枝。此大壯彖辭。惟稱利貞二字。讀者覽于卦爻。當知立辭微義。有秋冬之繼。物雖見其強壯。而有衰老之至。惟返躬而立誠。乃至善而无枝。此大壯彖辭。惟稱利貞二字。讀者覽于卦爻。當知立辭微義。

矣。

大壯壯字。有肥碩偉大之意。且兼有壯嚴廣穆之象。蓋以陽德主生。善育。既多生殖。復能廣育。萬物皆備。萬類同榮。如日中天。无物不被其蒸煦。而欣欣向榮也。生機既盛。儀表自雄。如人少之時。丰度翩翩。威儀至好。此卽陽德所見于物也。又如春夏之際。花木齊開。芬芳悅人。山林壯美。大地一新。亦卽陽德所敷。无物不同壯美。不獨乾大生之用。且以震勇振之力。故天地人物。皆以壯爲難能可貴。而易則取震乾之合。稱爲大壯。爲四陽漸長。陰不與爭。而陽上四爻。既近天界。又居人爻。天人合德。且包地位。此較二陽開泰。又進一層。故名大壯。

而繼泰卦之後。泰稱后。以財成萬物。及翩翩不富。以其鄰。可見泰已有壯之美。盛較之。天有近似。而壯則與大有異曲同工。天有爲離合乾。與大壯乾居震下。及大畜之乾居艮下。三卦皆以乾稱名。皆陽在下。能生多育。物富力强。而稱大。大有爲人言。大畜爲己言。大壯則兼人己。包物我而言也。蓋大有明物之豐盈。足比于豐歲。大畜明畜之衆庶。足比于家之富饒。大壯則明人物之盛強。足比于人之年少。時之當春。內外充盈。形神偉麗。而二卦之取義。莫不由乾之在內。惟乾能以美利利天下。惟乾大生。故二卦皆以乾而見其有畜且壯也。陽者稱大。泰亦大也。臨之稱大大之始。泰則大之中。至壯則大之極。謂

大壯恰當大時。而猶未過也。大有大畜亦然。若大過則過矣。過則不得爲壯。君子必期毋過。大壯之辭曰利貞。蓋欲人戒于過。而時中耳。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大壯卦以陽盛得名。大指陽言。壯指盛言。故曰大者壯也。與大過卦辭大者過也一意。皆以陽稱大。而陽又正在其壯旺時也。大過四陽在中。大壯四陽在下。皆多于陰。其勢正盛。得位乘時。故稱大。臨以二陽漸長。亦稱大。則以二陽在下。其氣勃興。其勢

突前。足迫衆陰也。大壯固以陽壯稱。且因陽之漸升。由泰而進。如物由生而長。由弱而強。故曰大者壯也。言前已大。今愈壯矣。大猶外形。壯則內實。既有偉岸之貌。又具強盛之精。其內充盈。其外洪廓。內外皆盛。其名大壯。則以下乾上震。乾爲剛。震爲動。內剛外動。其勢莫犯。其進莫禦。其前无與敵。其至无與抗。故曰剛以動故壯。言徒剛。不得稱壯。徒動。不得爲壯。必剛以動。方名壯也。亦因大壯乾主于內。震奮于外。本其行健之道。發爲振動之行。合成雷鳴于天之象。則其稱壯。固有由矣。大壯既以剛動。雷震天驚。无物不興。生陽發越。无物不亨。則宜以元亨稱。而彖辭曰大壯利貞。何也是聖人立戒明教之微旨。

見盛者不可過。而强者不能久。大道尚消息盈虛。天數終則有始。故以大壯之壯。而特重利貞也。謂元亨者。大道。大壯所固有利貞者。人道。大壯所宜先。調盈濟虛。袁多益寡。此本泰祇平之道。而求永致中和。故申之曰。大者正也。正指貞言。以大壯利貞四字合詮之。則爲大正二字。蓋大壯已大。而利貞克正。正且大矣。則生生不絕。物物恒春。則大道有常。至德永平。則乾健受于坤順。雷動協夫巽行。則无過不及。而履乎正大光明。則天地之情可見。人物之數可知。循環以返求諸。已順變以達乎无爲。則大壯爲明天道。而利貞實人事之師。因其壯。而念其未衰。見其壯。而思其將衰。陰陽互爲消長。大道乃若輪迴。

其進也。卽其所止。其弱也。卽強之階。其剛動也。卽柔以靜。其大正也。卽至行達於毫微。蓋一平一陂。一往一復。天地之情。去而又續。惟人道志乎至中。不求其過。乃无不足。故以利貞爲辭。俾學者无矜无忽耳。

釋彖辭末語有深意。後人多未能明解。蓋大者正也。卽與上大者壯也。止相對。卽同大過卦。大者過也。恰相應。以大過陽之過。大壯陽之盛。盛則過。惟有就于正。始免于過。而長保其壯。故震乾合德。乾居震下。以剛在內。九二中位。而與上六五相應。內剛外柔。則陽不至過。異乎大過之二五皆剛矣。大壯既以九二主內。六五主外。則與地天交。

泰之象同。又與道體剛用柔之例合。是卽就正之義。言陽雖盛而不失其正也。然凡卦陽以九五爲正。而此反稱六五爲正。抑又何也。則以大壯原異純乾。乾以九五正位。六爻皆剛故也。大壯四陽兩陰。實已兼坤之德。類泰之象。陽與陰合。爲後天大則合。而後生。和而後長。今四陽勢盛。已難與陰協。不似泰之平勻。則其用恒易過。苟至于過。則非大過。卽成遯。以陽日升。四陽升一爻。則成大過。升兩爻。則成遯。皆不得中和。而將悖乎天地交合之情。違乎陰陽生化之道。是以聖人爲防其過。且鑒于遯。乃因兩陰在外。柔主外正。足見天地之情。尚志于。謂協陰陽生化之道。不乖于中和。故以利貞二德。明大壯之天

用。在能以大就正也。由四德言。卽以亨返貞之意。亦如春風甫和。生機漸鬯。止仲春天氣。雷動而物出。日暖而花開。却不忘冬令培育之功。坤地煦養之德。雖溫而非熱。雖生而非長。其氣雖盛于內。而其外未達繁榮之極。其勢雖發于下。而其成未臻豐滿之時。此不以亨稱。而先志于貞也。貞足兼利。地道所光。春月之陽自地雷復始。由臨而泰。而大壯。仍係地下。一線之陽。逐漸升騰。發越。則德重利貞。乃不忘本之意。不獨人道當如是。卽以天地之情論。亦不以既長者忘所生。旣壯者忘其稚。則四陽雖盛。不陵六五正位。而兩陰雖衰。仍抱涵濡初衷。蓋陰爻主降。是其志也。志見乎情。情見乎迹。此以大而就正。以

陽盛而從六五之正位。實足見天地之情。爲生化之本。在泰卦二陽既平。性情均至。故爲爻泰。明其和合自然。若大壯則已。判多寡。分強弱。而其求合之志。相慕之情。則猶可見。是卽因六五正位。足見之也。大過九五。不能見。大壯進而至夬。亦不能見。皆以其徒自盛。而忘生化之本。父合之情耳。在一陽來復。辭稱見天地之心。則以陰多于陽。如母育子。不可以情稱。惟大壯本泰已合之後。雖成父子之象。無復夫婦之擬。而其和協之情。猶未消失。是卽所謂正大之效。乾大而坤正。九二一大于內。六五正于外。正大既協。兩情克諧。此大壯彖辭以利貞稱也。讀者宜體會之。

宗主附注

大壯卦爻既與各卦辭相關。而最要者。夫子所講彖辭。大者壯也。大者正也。二句之義。實全易各卦。以大稱者。如大有大畜。大過。皆以陽盛得名。而臨雖无大名。其用亦以大稱。則亦以陽長也。至于泰卦之稱名。固不異于大。古大、太、泰三字。原一義。而字形不同。則地方或時世殊也。泰卽太也。太卽大也。陽自地出。其初爲復。其進爲臨。復不得稱大。臨則可謂大。進至于泰。則已大矣。謂陽由震之一爻。漸進漸長。以至于乾。三陽具備。是其盛已至矣。故不獨稱大。且稱太焉。古文稱大之極。則曰太。如太初、太古、太上、太鴻、太素。

太一。皆極大也。亦皆可作泰。泰自太變。後人恐太大字形易混。乃別作泰。實卽太字。而以卦言。陽極于乾。凡有乾卦。或中互乾象者。

皆可得大之稱。如大壯大有。乾在離下也。山天大畜。乾在艮下也。

而大過雖非乾之合。却中互重乾。則以四陽在中。由二至四。三至五。皆爲乾也。大壯之象。亦以乾在震下。陽由泰更進一爻。遂成大壯。故曰大者壯也。言乾自稱大。震之一陽又連于乾。是大且壯也。

與大過以重乾包于二陰之內。成大者過也之象。正相印證。大過陽固大。而失于不得本末之固。遂爲大過。與小過相類耳。然大壯前稱大者壯也。而後又出大者正也。則以陽盛而不過。下有其本。大正也。

上協于陰。九二六五。交得其正。故有大正之稱。由體言曰大壯。由用言。曰大正。二者非不同。乃體用之別耳。正如大有爲陽能有陰。大畜爲陽能畜陰。皆得相孚相協之用。是大壯爲陽能正陰。以成其壯。陽正而陰從之。上下翕合。內外同壯。此所以名大壯。而用爲大正也。

象曰。雷在天上。天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宣聖講義

此大壯全卦象辭也。大壯震上乾下。爲雷在天上之象。雷天比陽。亦皆氣也。而天則本來居上。雷則自地上升。是雷在天上。猶曰雷上天。

天與需卦之雲。上于天。同意顧。不曰雷上于天。而曰雷在天上者。則以雷雖自雲出。雲有水氣。終成雨雪而降于地。是雲原屬下也。故曰上。若雷則以雲中所含之電。電發爲雷。其聲也。電流爲火。其光也。光與聲雖異乎氣。而憑氣以行其行也。隨所之而卽逝。不似雨雪必降于地。天亦氣也。雷在天上正其所居。蓋天空无非氣也。雷鳴成聲。電行成光。皆在空中。是雷在天上。非如雲之自下上而終降也。雷行于空。聲既赫然。光復閃然。爲天威之所見。天以雷伸其威勢。壯其神功。神威之施。無物不畏。是則雷在天上。乃見天之莊嚴。神之雄偉。莊嚴雄偉。故名大壯。謂雷天合德。乃天神之莊。亦卽陽氣之莊也。陽氣爲

天神之體。亦天神之德。施于天下。天下皆得其威力。以同壯。是天神之莊。卽萬物之莊。因萬物莫不賴此威力以生化也。春雷一動。萬物同榮。其動也。必在天上。若在地中。不得動也。動則爲災。惟其動于天穹。乃克成其生化之用。則以雷鳴之後。雨澤繼之。潤物之功。雷雨共之。故雷動以時。天神之威德乃顯。天恩同沛。人物之生機乃昭。夫人相通。生息无間。其壯也。其大壯也。爲其以雄偉之力。成雄偉之觀。以莊嚴之威。致莊嚴之果。始終莫不壯也。惟壯矣。大壯矣。雄偉者易成。衰德。莊嚴者易至。頹唐。是天道靡常。而人事宜慎。故在大壯之際。亟思保全之方。則君子必自警惕。而先非禮弗履之戒也。蓋大壯乾主。

于內。震持于外。乾有乾乾之訓。震有虩虩之思。皆不外以其極盛。則懷其將衰。鑒其至充。則憂其過滿。故朝乾夕惕。以求无咎者。乾之君子也。震來虩虩。恐懼戒慎者。震之入道也。大壯以之。則先自惕自戒。而一言以蔽之。曰非禮弗履。古者聖人首畏天命。篤恭神明。而于月令。春雷發聲之時。通告上下。戒其容止。莫非明天神之威德。重禮教之防閑。君主以下。至于庶民。皆以敬天爲先。守禮爲要。禮始祭祀。而特先祀天。爲報本也。天雷初鳴。生機始覓。尤爲懷德畏威之日。返本報恩之時。不獨憚其壯嚴。敬其雄偉已也。人物既生。而有身。則必思生之所自。身之所育。父母養之。而非得天賦之性命。不克生也。生必

本陽氣。陽氣者。天之一體。神之本德。陽氣周布。生息无垠。此人物所同也。非禮弗履。包一切言行。三言猶曰。凡不合至禮者。皆不爲也。履猶作也。行步曰履。人有所動作。或曰行。或曰履。一也。非僅指步履也。又履字與天澤履有相關連。履卦以上天下澤定名。分尊卑上下。爲禮所本。故履者行也。立也。或行或止。无不由禮。有禮則安。无禮則危。非禮之事。君子所戒。而不明示于履。乃見于此者。大壯雷天之威。自當有所警惕。有所戒懼也。中庸首章所稱戒慎恐懼。亦推大壯象辭之義。而溯源見性明生之道。以志于中和位育之功也。夫大壯乘時之盛。因位之宜。既大且壯。最易于非禮之愆。瀕大過之害。則以處艱危。

易處安泰難。君子知其弊。則先憂其憂。後樂其樂。故于大壯之曰。先戒慎于其行止焉。而象辭所稱。亦猶申彖辭利貞之義爲重。在返己而就正。以成其大壯也。正則自无非禮之履矣。全卦之用。一正字足以概之。惟正始克中和。惟利貞始克達。元亨。惟以非禮弗履。始克全大壯之行也。

宗主附注

大壯以乾之健。主於內。震之動。持於外。譬之家有嚴父。主其家政。一切規模。全依先人之訓。上下和睦。男女齊正。當其年老。又得克家長子。繼承父業。爲之奔走于外。父命不違。行止不悖于孝道。則

其家必興。門庭光大。安富尊榮。此即大壯之象。既大且壯。德足以立。爲世法。勢足以令衆服。則一言足以動鄉里之視聽。一舉足以立族戚之楷模。是其所成。必能化俗移風。垂教作則。不獨善其身。家已也。故大壯不必自有作爲。不待已居顯要。爲其積之已厚。本根早固。如大木盤根錯節。培植有素。則垂蔭必廣。風聲必大。此乃理數自至。不求而得者也。故大壯與大畜相類。大有相通。大畜比于家之富饒。大有比于年之豐稔。皆生育優美。營養暢通之象。而以遠大者言。則天地生成之功。以近細者言。則人物發育之事。正如大畜。良馬童牛。豬豕。无不隨所畜而壯盛。依所求而良好也。觀大

壯爻辭亦數以羊爲象。即可見壯即肥也。畜之肥腯。卽人之偉岸。
事之豐盈。推而言之。天地生化之繁榮。萬物生殖之蕃衍。皆大壯
也。皆天地之德也。而君子法之。則位育之道。中庸稱位育。端在致
中和。大壯以乾在震下。上以六五爲正位。而彖辭獨言利貞。以柔
用剛。皆无非因大壯之易過。而特求其中和。有六五主全卦正位。
則四陽不偏盛。而得中矣。四陽安于下。而讓兩陰在其上。一升一
降。以相協。則得和矣。此中和之致。卽由陽能自反以就正。不徇已
以大過。是卽反大過以成中孚之旨。故初爻稱其孚。而彖辭則以
非禮弗履。自勉于釋彖辭。更明揭正大二字。可見天地之情。此皆

聖人以易明教之心。讀者切勿隨意念過。

又曰。大壯與夬皆屬乾前之卦。而太壯四陽稱壯。夬五陽反不以
壯稱。却名爲夬。此中意義。大可深思。蓋壯雖以陽盛見稱。實則陽
之盛極反成衰。如夬以五陽名夬。則明其有缺也。對乾言爲缺一
爻。對陰陽平勻言爲缺二爻。以缺則非全。又不得平和也。惟泰爲
平。惟既濟爲和。惟乾坤爲全。此夬之不得與數卦同論也。而大壯
則雖較泰多一陽。較乾少二陽。却以四陽連居于內。兩陰調協于
外。陰雖不勻。而无忌姤之心。陽雖過中。而有和平之志。則以一卦
六爻。初二爲地爻。卽坤位。五上爲天爻。卽乾位。今大壯初二地位。

反爲陽。五上天位。反爲陰。是天地交泰。水火既濟之象。可見乾雖盛而未嘗有陵坤之志。剛雖過而未嘗忘和柔之情。卽本泰之祇平。既濟之爻和爲用耳。其名壯者。不在天地。而在人爻。則以三四皆陽。乃成剛過之象。然中爻向難獨用。必本于二五之爻和。二五苟和。中爻縱過亦不爲害。以卦原分上下。中爻不附于上下之一爻。則爲全卦言。不得以中爻而棄其他四爻之情志也。大壯旣以天地同志。陰陽孚情。則中爻雖盛。仍不能悖夫交協之道。此彖辭以利貞爲用。而釋彖以大正爲言。旣重利貞。則雖過而不失其和。旣先大正。則雖盛而不乖于中。此大壯以中爻之剛稱名。而以天

地交協之情明用。雖似大過。而仍歸于中孚。此壯之所以稱。有非夬之所擬也。夬以過而名缺。正見過必有失之理數。欲其无缺。先期无過。大壯之克稱壯者。亦以其善于補缺。而自蓋其過耳。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宣聖講義

此大壯初九爻辭也。初九在全卦之下。卽乾之初爻。以上合震。異于乾之潛龍。而以震之迅奮應乾之剛健。陽德旣盛。其道已行。故曰壯于趾。凡初爻多稱趾。明所始也。如噬嗑與賁。及後夬與艮諸卦。初爻皆曰趾。猶人之所立處。人體雖壯。必先有其趾。以爲立身之基。行步

之始。如賁之賁其趾。始見所賁不離足下。足下既賁。諸體隨之。則猶木之有根也。大壯已壯矣。而所始先壯于趾。亦見壯之有本。如人之健。必先有健步之足。若足痿不克立。不良于行。雖有肥碩之軀。終无所用之。爲其不得稱壯也。且趾字從止。立也。立而後行。未有不能立而行者。亦未有行不先立者。大壯以壯爲用。必先有所立。以壯其本。則猶物之茂盛。必有其基。事之繁昌。必樹其礎。壯于趾者。壯之基礎也。震以動爲用。今壯于趾。是有所行進之備。而以初爻在下。猶乾勿用之時。雖可以行。而不得即行。故占征凶。言徒壯于趾。未及其他。則未克大用。宜于立守。不宜于行進。則不强行。行則凶。征猶遠行也。征

凶。猶不利遠行。蓋以初九之壯。非遠大之期。勇于下者。易懦于上。盛于近者。恒衰于遠。强于細者。輒弱于大。此勢理當然。不可以其可行而肆志爲之也。故非不行。不可征也。如小兒纔能自立。不得責以遠大之行。非其時也。時則爲宜。非時爲凶。初九之凶。以其位之下。時之早耳。然壯于趾。已謂乾行健之德矣。是有孚也。有孚謂雖孚而未全孚。則以初九雖本乾之剛健。却上合震之躁動。則恐于于躁進之害。而忽于勿用之時。故明示其征凶。且以有孚。指所由凶也。凡卦爻稱孚。皆切中孚言。卽包含中和之意。今初九在下。去中爻遠。上應九四。爲剛應剛。過剛則折。是所謂孚。不過有孚于健動之德。而非協于中

和之道。甚或以其健動致于躁復之咎。故有孚二字。雖明其有合而戒其勿進。仍不外彖辭利貞。象辭非禮弗履之旨。總爲大壯已壯慎母太過。過則反非壯矣。大過與大壯其異即在此初爻。初爻克長。保其剛健之德。則全體成其壯。若初爻因剛而折。因健而撓。則變成大過矣。過壯之辨。端在此爻之善用。以地位既降。時勢宜潛。則雖有乾震合德。終以戒懼爲重。觀于震之震來麌麌之辭。則可見大壯初九之必慎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象辭之義也。窮指初九時位言。凡卦多以上爻爲窮。以位極也。而大壯初九。非位之窮。乃時之極。則以乾與震合。震兩陰在上。欲降不得。而初九與九四應。重剛不協。故曰孚窮。言不與陰孚。而與陽應。陽與陰協。乃眞孚。如鳥之孵雛。必雌雄和合。今初九不得陰之諧。協雖有孚。而時不適。是所孚者。已極之陽。故曰孚窮。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乃六爻正應之位。大壯九二與六五。九三與上六。皆一陰一陽。相和相得。惟初九與九四。二爻皆剛。雖應不協。是爲過剛。過剛正如極位。故亦曰窮。且壯于趾。其下已盛。其上反窮。盛于下而弱于末。壯于趾。而衰于外。則不稱也。不稱亦猶窮。謂不及猶過也。初

九原盛。易于進取而以位之下時之非。欲通不通。不通亦猶窮。謂窮與通相反也。大壯彖言利貞。不言元亨。正以其不得逕通。不似泰之亨也。亨與貞一爲外達。一爲內守。大壯宜守。況在下者乎。壯于趾者爲固其立足地耳。欲以之推行于外。則必有待夫時。有需于人事之合。則必以陽就陰。以剛就柔。則必如九二之應六五。九三之應上六。相調相得。以濟于平。則與泰之祇平。既濟之相濟。中孚之致中和。无殊。此初九爻剛未充也。故爻辭言其征凶。釋文解爲孚窮凶。則不可以行。窮則不可以進。初九雖壯于趾。亦惟自立自守而已。既不得進。復不宜行。則所孚者亦惟鑒于過剛。而自柔戒于躁動。而自靜以保。

其壯則雖時有未至。待之可也。地有未當。易之可也。故至九一則變吉矣。易數重在善用時。以順變。大壯初九之辭。尤可以明于此旨矣。

宗主附注

大壯與夬姤二卦爲進退卦。卽以大壯四陽變夬五陽。言陽自升進也。而姤則與夬爲顛倒之象。一陰反下。變上六爲初六。是陽更進。而陰反退。進于上則爲乾。退于下則爲巽。故巽卦爲進退。言陽進而陰退也。然以卦言。則又爲陰進陽退。蓋卦以下位爲本。自下上者爲進。自上下者爲退。陰日進。則陽日退。正如震卦陽起自下。陰乃曰上。是震爲陽。進陰退。退以讓有力乘時者進也。震進則成

兌以至于乾三爻皆陽。巽進則成艮。以至于坤三爻皆陰。故震爲陽之進。巽爲陰之進。由下爻言。姤以巽承乾。尤見陰之得地。乘時。陽不克與爭。迫而日退。以迄于剝。則僅一陽居上。與夬之一陰在上者正對。故姤夬爲對應卦。又爲往復卦。與剝復二卦相似。剝復一在坤前。一在坤後。乃陽氣消息往來之機。夬姤一在乾左。一在乾右。乃陰氣上下起伏之紐。此四卦爲全易六十四卦總樞戶。凡卦皆自此來去出入也。以其旁夾乾坤。統轄進退變化之中組交替之要道。如人咽喉爲出入之衝。鼻管司呼吸之竅也。故大壯與夬爲進。而與姤爲退。此夬姤兩卦辭皆有關夫大壯也。夬以陽進。

進必自下。故初爻壯于趾。明其來自大壯也。而姤爲陰進。陰進則陽退。退則自消。進則自息。消于上者息于下。故姤一陰在初爻。而辭稱女壯。明姤與大壯相反。大壯爲男壯。姤則女壯。亦卽陽與陰盛衰之辨也。讀者細繹二卦辭。當自知之。

九二貞吉。

宣聖講義

此大壯九二爻辭也。九二內卦正位。爲乾之九二。乾稱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釋爲德施普也。可見九二得位乘時。明體達用。乃全卦吉爻。而大壯九二則以上承震卦。與六五相應。一剛一柔。一內一外。體同

于乾而用則異故辭但云貞吉而不及其他德用然內貞外悔卦之常例九二既得正位主持內政雖以剛健之德而秉幽靜之道則由六五在外也坤之主位在二爻乾之主位在五爻今恰反其位是應兼備其道剛以柔用陽以陰行故占貞吉明其體乎乾而德效乎坤本于亨達而守致于利貞正位以自重中道以爲行則貞吉賅天地之德而大壯之志以明彖辭稱其正大可見天地之情實以九二與六五內外克孚于中行中則大本以立和則位育以成中和不乖于道大壯乃昭于神明如人之莊敬曰強乃配乎乾之行健靜順有守乃協夫坤之安貞在時爲春之仲在物爲生之盈在勢爲氣之盛在

用爲內充實而外光明斯由九二之正乃克孚于壯之名也夫中行者道之天則中位者守之至德不偏不倚无頗无闕以陽剛立其基協于柔貞以發于德業壯于中者形諸表固于下者舒于上安于己者廣諸物富于往者裕于後是大壯之功用必有所栽培之而護育之也天道无永盛物情无久盈衰多以益寡損上以益下則虛者實之弱者壯之則大壯不以壯而以貞不以進而以止庶合于二氣消息之數而長保其太和既克自正其性命乃致萬類之生成此乾卦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一節之義于此足以證明之也惟以貞而獲吉則无待夫亨而自利矣惟以正而成其大則

无慮夫壯之或過不及矣。惟以剛而柔動而靜。則无惑于九二之占。貞吉。而克孚于彖辭之全旨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言九二占貞吉者。以得中位。行中道。有守有爲。故獲斯占。然此中字實包含正字義。則以九二內卦正位。守正行正。乃全其中和之德。凡稱中者。皆兼正言。如懸物于中。必不偏一方。不偏即正。又所謂中者。必如室之中央。器之中心。无论自何方視之。皆爲恰中。則名極中亦名至正。以其視上下左右。皆屬極正位。如九二。

在內卦下。有初九。上有九三。其相距恰等。故稱中位。或正位。以其尤偏斜于上下也。而以九二言。外得六五爲應。則剛柔相濟。无所偏私。是亦中也。二與四同功異位。而多譽。則以二爻得中也。人道以時中爲大。時中者合地與時。而皆恰中。故曰時中。如日之午。爲日中。子爲夜中。若非子午。則非中矣。如截一日。自午至子。或自子至午。爲二。則二者之中。非復子午。而爲卯酉。以卯在旦。酉在夕。恰當子午之中也。時中卽視時之所宜。而定其中。非執一不移者也。春之中爲二月。夏之中爲五月。秋之中爲八月。冬之中爲十一月。此四時之中也。若以一歲論。則六月爲中。若以半年論。則三九月爲中。是所謂中隨時定。

也。卦之中位以上下卦論，則一與五爻若合全卦論，則三四人爻亦有不同。視所指而定也。此九二中位乃本下卦乾言。乾之中位固在九二，而其本來主位則在五爻。今以五爻爲震之中位，屬柔而出于坤，是乾所合者。其本德爲陽剛，而所合則陰柔，以柔濟剛，以陰協陽。則九二之所行亦可稱中，謂中道也。蓋體乾用坤，體剛用柔，不使太過，則底于中行。此則不獨兼位言，實包德用言也。故以中二字下，不着位字或道字，卽由九二賾位與道爲位既正爲行又中。九二之貞吉，實由此中字得來，而非徒指位或行也。蓋爻辭稱貞，已明其行矣。若徒指九二之位宜本行健之道，成亨達之功，今乃以貞稱，足見其

志在中和而先就于正也。就于外六五之正，以自成其正，而孚于乾坤合德之天用，以盡天地之情，以全生化之德。此九二之旨，不在重己之正位，而在克諧于坤之正位；不在重己之德用，而在終孚于坤之德用。貞者，坤之德用。二者，坤之正位。九二者，乾履坤位。九二貞者，乾孚坤用。此卽大中之道，大正之用，亦卽釋文以中二字之義也。讀者，要當會通彖象各辭，細參之耳。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宣聖講義

此大壯九三爻辭也。九三卽乾九三居上下之間，當人爻之始。乾九

三稱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可見九二爻之不易處矣。在乾以上下純剛猶必朝乾夕惕敬慎戒懼方免于咎。今大壯九三上接震卦與上六應與六五同功異位一剛一柔而與九四相連重剛難協是遠有助而近不睦外有友而內難親故在此爻雖當壯盛之時却非直進之地因勢迫而氣莫降情切而志莫固小人乘其已盛不知反顧以壯用壯則必有危害之憂君子鑒于盛必有衰降必有替明于行止之道慎于出入之位則因壯而就于弱當進而思其退故不用壯而用罔罔者枉也屈也否也弗也言與前相違也如網縱橫有返側輾轉之象如魚鳥在羅罟中有回翔上下之象故稱爲罔蓋

知其易進而難出也見其易升而難止也壯者衰之機盛者弱之道君子見幾早省則不輕動而先測其變不逕取而豫謀其後是用罔者猶見于幾微明于未來也罔无也未見之象未至之時人无所知无所聞也故曰罔是用罔猶不用耳正與小人用壯者相反小人進而君子退小人入而君子出小人貪于目前而忘无窮之憂君子明于變化而擇適宜之道此君子小人之所以異也然卦稱大壯爻以壯成九三上下皆陽是其壯尤甚君子小人皆知之矣皆欲用其壯矣不過小人祇見其近而忽其遠祇貪其利而忘其害以壯用壯易壯爲過而終受衰弱之灾君子則不然既知天道盈虛有常人道利

貞爲本。則鑒于太過之害。而求于中和之功。不用壯而用罔。罔則克底于正。而亦長保其壯矣。故用罔非眞不用也。用之以道。卽老氏致柔守一之謂。以靜爲動。以退爲進。以不用成其大用。則用罔者反成其壯。而用壯者轉爲无用矣。故曰貞厲。貞則自固。而不求于外。厲則自惕。而有戒于中。貞以爲己。則德業日明。厲以接物。則道行日大。貞厲二字。卽君子用罔之道。亦卽君子于九三成壯之道。蓋不外本乾九三之訓耳。壯與羸反。羸則不壯。羝羊牡羊肥壯之羊也。以九三之象如肥羊。而其行甚急。其進甚勇。故有觸藩之象。藩者阻也。猶籬柵之類。謂羝羊雖壯勇。而在藩中。雖觸之而不易出。乃羸其角。則羊雖

觸藩。僅出其角。身在藩中。雖壯无用。惟角得出。乃不以壯而以羸。則明出者宜羸。而不宜壯。壯反爲累。羸則可進可退。正如小人用壯。反受其害。君子用罔。乃宜于行。且以爻辭貞厲並舉。貞與厲亦反。貞靜而退也。厲則動而進也。可見九三一爻。進退異宜。動止異用。小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動而不知止。故如羝羊觸藩。終以自困。君子反是。不求動而先止。不求進而時退。則如羝羊之角。以羸而能出入于藩也。九三過剛。必先自柔。柔則能成其剛。若以剛行剛。則不免于折。此爻辭取羝羊觸藩爲喻。非必有是事也。而以象言。九三與上六應。剛柔各異。正如羝羊體壯而角羸。外隔九四。不得與六五上六二陰爻接。

有如藩籬。是九三原不宜直進。以犯難。必委宛罔。從以待變。若進至九四。則爲藩者已決。爲羸者反壯矣。此應時順變之道。要在臨事善審。幾宜用壯。非壯用罔。不罔。皆由時地之所宜。進止之所合耳。大壯全卦大用。傳稱爲止足。見其大端。而九三人道所存。人道先利貞。合乾九三。朝乾夕惕。若厲。此大壯九三貞厲二字由來。能明斯義。則知爻辭之旨矣。卦自三至五。互兌。兌爲羊。而壯字義與畜應。凡稱肥壯。多關畜類。如渙卦馬壯。是其一例。故爻辭引羝羊以喻其壯。推而言之事務之肥盛者。皆可由此引申之也。盛者繼之以衰。前已言之矣。故壯不可用也。惟不自壯。乃保其壯。因卦四陽在下。九三恰當四陽。

之半。過半之勢已漸變矣。壯變爲羸。雖僅一角之微而已。非全壯可知矣。讀者細釋爻辭。則明易教指示人道之深意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九三爻不宜于用壯。而別求于不用之用。是君子與小人異其趣也。小人乘時得勢。固已壯矣。則居壯行壯。无復他慮。而不知壯之與羸相倚伏。徒見其壯。却忘其羸。則將如羝羊觸藩。進退維谷。君子則不然。知其壯必有羸。則審羸以全其壯。不敢憑陵。意氣以蹈過甚之咎。故鑒于小人之用壯。而類于羝羊觸藩。乃用

有喚于羊角之羸而克自在出入是君子之行必徘徊審慎瞻于前後推測常變定其進止人以爲可者我則未敢遽信時以爲宜者我則未遑逕行也皆本于大壯之道彖辭之旨以大就正以利貞成其元亨盈虛消息孚于天行得失成敗豫于事先也苟明知其壯而以壯爲可用在當時固足快志時過境遷壯反爲衰欲其復壯已不可得則无畜守其未壯保其長壯之爲愈也故不用壯而用羸適以成其壯也羸者如幼年雖今未壯後必有壯時若已壯者其進必衰此羸與壯之異在乎時也大壯原重在長有其壯而上兩陰爻待時以起則壯之不克長亦數也君子恐其速衰不用壯正體彖辭利貞之

行以壯就正之道讀者勿以爲君子之畏葸不前爲詐取罔道也

宗主附注

大壯卦不獨與夬姤卦辭有關卽風水渙亦有相通處以巽與震對而坎與先天乾爲對位是巽坎合有類于大壯之震乾合也觀于渙卦初六爻辭用拯馬壯吉句則知渙亦有壯之用以壯爲馬仍與大畜相應而大壯稱畜惟及羊而夬卦九四亦稱羊與大壯九四相近皆有悔亡之語則皆以壯之爲用不得過時及時爲壯過時則衰如畜類牛羊犬馬之屬皆然其致用必其壯時如已衰老或猶稱弱者不足致于大用豕類雖以肥腯爲宜于養生之需

而其未壯則不堪食。若已老憊更不應食。爲其不及或過于壯。則雖有之不足成用。如花果穀實亦然。必其正熟方可食用。未熟或既敗皆不成用。不堪食是皆非壯。不及者無論矣。惟已過時。則必有悔亡之咎。謂悔其及時不用。而坐視時之逝也。正猶人少壯不努力。則必有悲歎衰老之日。此離卦所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皆以時光易逝。壯年難尋。而懶人早自惜也。大壯固已壯矣。不乘時自愛。而因循玩忽。則幾何時。衰且老。更何有于德業之成。心身之泰哉。此夬初九稱壯前趾。謂在大壯時已壯矣。而大壯爻辭一再稱羝羊觸藩。亦明其不進則退。不行則止。苟无所努力于當

前。則必有追悔于既往。甚哉壯之不易。而欲長保其壯。尤不易也。苟明繹數卦之辭。自可見易教寓意之深遠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輶

宣聖講義

此大壯九四爻辭也。九三稱羝羊觸藩。羸其角。此九三時位之所象也。至九四則已變矣。前之觸者今已決。前之羸者今已壯。是以九四由九三之進而獲時地之宜。天數之孚。人事之得。皆稱是占也。九四已屬外卦。爲震之初爻。互兌之中爻。兌爲決合。乾成夬亦決也。卦既出外。已成決藩之象。而以震之一陽。下連乾剛。乃成大壯之體。

以壯至九四爲極。過則爲陰爻而非壯。故大壯自初九始至九四終。乃克稱壯。壯原指陽言。六五上六皆陰爻。不得以壯用。而九四之壯。又勝前三爻。則以壯由內而外。內外皆充實。故獨壯。若僅內充而外不足。猶非至壯。如九三已壯而非至壯。猶有羸角之喻。九四則不羸矣。外得與兩陰協。而內得初九之應。剛柔克和。故藩決而行無阻。惟九四本外卦之始。以其屬陽。交接內卦之勢。德用亦與內同。故有貞吉悔亡之占。貞吉者。以內合九二。自反于正。而以剛行柔也。悔亡者。外本多悔。今以行同于內德。孚于坤。故无悔。又悔亡亦含自悔已往之意。已往也。悔其以往。善其未來。壯哉。此行直前。无阻行之所立。

必賴于車馬。大輿者行之利器。而輶者輿之要機。輿脫輶則不能行。大小畜之所稱。皆以其行之未壯也。今九四有輿輶之利。以壯其行色。則所行无不得志。亦孚貞吉悔亡之占。在初九爻辭。稱征凶。言其不利于往。九四則反是。以初九壯之始。僅具其趾。車馬未備。不良于行。九四則既壯矣。至壯矣。身之所需物之所欲。无不壯矣。壯必有行。故先見于輿輶焉。藩口決。則阻障除。輿輶壯。則遠行易。此九四之志也。爻象外鄰兩陰。本剛以臨柔。正如馳駿馬于坦途。御輕舟于順水。其行之利可以見矣。而以九四持秉貞正之德。內合剛健之情。外既克成千里之行。中又能持終身之守。是不獨壯于輿輶。爲威儀之

偉岸可觀。卽以其內守无虧。亦貞固之德行。不貳斯誠壯矣。大壯矣。夫壯于內者。恒弱于外。壯于表者。恒弱于中。皆非大壯。爲其守則難行。行則難守。初九有守矣。而征則凶。九三可進矣。而近有阻。是皆失其一也。惟九二九四則兼具焉。九二尚未大。九四則已至矣。故九四較各爻皆壯。不獨无缺无碍。且宜或守、或行。守則孚貞吉悔亡之占。行則獲藩決。轉壯之利。是其志可達。而功可成也。大壯原有可爲。徒以壯必有衰。故君子策之萬全。不肯躁進。爲恐以乾之剛。而逢震之躁也。至九四則陽爻已止于此。再進則屬柔爻。柔以協剛順以和躁。則大壯不致易衰。而行健之德。克孚安貞之吉矣。此爻辭明曰貞吉。

悔亡」言既貞吉。自免于悔耳。悔由已往。則有之。若九四則无可悔。以其守正而行適。宜尚何悔乎。凡易辭稱悔。多以不能守正。而行違時宜也。九四有守。又利于行。自无悔矣。大壯之用。亦于是爻可以見之。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九四居外卦之始。得與六五上六協剛柔相濟。主客相洽。如人有良朋益友。相與偕行。則所之无不如意。既以九四之壯。內本行健。不息之乾。且孚震動之用。震之本用在此。一陽陽進

而升履乎柔位。剛動而上合于外情。在邇有親。在遠有助。懷柔四方。无不歡洽。故曰。尚往嘉其行也。既決九三之藩。已壯九三之羸。其勢盛矣。可孚。貞吉之占。且獲悔亡之慶。其道大矣。盛大之行。更何往而不宜哉。夫大壯之用。在能永保其壯。九四一爻。誠爲壯之所稱。蓋九三爻雖剛。未及于外。至充其用。不過泰之祇平。未可與言壯矣。惟大壯以九四一陽。連附于乾。承其盛氣。發爲外儀。則充實而有光輝之象。斯壯之所以名。而以兩陰協合。內外相得。柔以達其剛。外以成其內。栽培有道。溉潤及時。斯壯之所以長保。既有其本。又宏于用。是九四之象。宜有行于天上。而遂其進取之志。收其大成之功也。易卦大旨。均以人爻爲成功開業之本。九四與九三皆中爻。雖屬重剛。却喜得六五居其外。六五九二互成其德。天地和合。陰陽交孚。則在其中者。无不欣欣向榮。悠悠自得。正如三春草木。莫不競長爭華。此可往之時。宜往之地。謂之尚往。良有故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宣聖講義

此大壯六五爻辭也。六五居外卦正位。爲震卦中爻。以陰加陽。內與九二應剛。柔原相協也。而以五本乾位。柔來履剛。乃成喪羊之象。全卦以陽盛爲用。六五无陽。故有失也。羊猶陽也。九三上六。均有羝羊。

觸藩之喻。皆以陽言。謂陽不得竟行。前進也。六五則不獨不前。且將喪其原有。則以時地使然。易猶場也。古字通用。場易乃牧羊之地。非畜羊之所。故有喪失之虞。羊本家畜之物。至易忽失。亦猶歧路亡羊之喻。前在藩中。不虞其亡。今放之場易。自不免于走失。其失也。或爲人盜。或爲羊自逃亡。雖不同。而其爲失則一。在六五上接上六。无復遮欄。正如廣場无籬柵之防。則易喪失。原在意中。曰无悔。言无可悔也。明知其易失。而不留意。雖喪之。尤異棄之。將何悔乎。且喪羊者六五也。以爲陰爻。不克畜陽。不似大小畜之相畜也。故有羊而竟喪之。喪之于易。足見其失在易也。正以六五地位卑平。外无防範。有如場

也。然大壯本以陽盛得名。六五陽已盡陰。繼之在前。爲羝羊之被拘。至此變而爲放弛。在前爲觸藩之不克。行至此變而爲廣場任所之矣。此爻象剛柔之別。而人事得失之殊也。凡卦爻之用。有主有客。有利有害。陽爻爲利。至陰則反。主人爲得。至客則異。六五與九二應。與九三同功異位。九一視爲利者。六五則否。九三以爲有者。六五則亡。此理數然也。蓋陽履陰爲得。陰加陽爲失。五雖全卦正位。六則非爻之宜。以坤加于乾。猶臣上于君。僕上于主。謂之逆也。故全卦以陽自卑。諧協于陰爲正。而六五則以陰耦位。比于陽爲失。此二者吉凶利害。因其位而有殊也。要知大壯全卦。以壯爲用。六五以上已失其

壯卦用亦乖。僅以其得正位爲陽所親，故雖喪羊，終无尤悔。此无悔云者，謂既无可悔，亦无庸悔。時地所使悔，又奚爲？六五外卦本多悔，以止位，故无悔。雖爻之剛柔不當，而位之中正可貴。讀者勿泥其辭，而疑大壯全體大用，前後不同，致失聖人立辭之旨耳。

象曰：喪羊于貞，位不當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位猶地也。地位不宜，乃召來損失之咎。則以六五陰居外卦正位，下與九二相應，相錯成互易之象。爻辭易字，不獨指其地，亦兼明其事。不獨示其勢必如此，亦且見其原有其由。謂六

五以柔居外，而內藏剛陽過盛，陰難以協陽，外難以御內。比之庸懦之主，其下悍暴不易統率，歸女之政，甚臣驕橫不易裁抑。則由位言爲失人。由人言爲位不當。正如放羊于易，爲非其所。羊固失矣。此由位不當，即地不宜，亦由處措乖常，勤止違道。雖有其位，仍无當也。然大壯本以二五兩爻，上下爻和，剛柔互易，以孚泰與既濟之象。六五反稱不當，何也？則全卦合内外言，而六五以一爻論陽爲正，陰爲變，正則可爲，變則易失。故九二爲當，六五則否。大壯既以陽稱，六五非陽而欲自壯，終招亡失之害。是未有其德，徒據其位之喻也。羊固有之矣，至放非其地而喪之，則以地之易失，與牧之非宜，其失由于无

嚴固之防。非全由于貪安逸之害。皆以所居非當。志意易驕。所事非宜。防閑未密。是其蔽也。震本樂勤。動爲用。加以在外正位。方謂无憂。无慮。而不知禍生反易。咎由輕忽。此爻辭有无悔之戒也。蓋六五果鑒于柔居高位。而先自防。不任放恣。則如羊有牧。雖放之原野。亦无喪失之虞。慎以責成。則事有專任。嚴以糾察。則物无逃亡。此彖辭先利貞而釋文重大正也。不貞不固。不正不當。六五雖正位。徒以爻之非陽。遂成不當之占。此可見取人之不易也。自來國政。爲一二女主所敗者甚多。何非大壯六五之類。故權位在人。治亂在德。六五已有位矣。尚不免于失。況无正位而欲肆行者乎。

宗主附注

大壯六五爻辭。喪羊于易。爲六五陰爻。陽能攝陰。陰不能攝陽。故在九四九三。均有羊之喻。至六五則喪之。非固无有。乃已有而失之。可見陰之不克畜物也。易者場也。場易无亡失之患。亦猶用人者必飽之以食。安之以居。範之以職。使盡心竭力。孳孳朝夕。以在左右。不然則不縱之使。休肆而无防。必至苛之使。怨恚而攜貳。是用人物之失。不得咎及被用者也。大壯六五之无悔。正如此喻。悔知其得喪。而竟置之。是喪在易之也。易場古通用。不曰場而曰易。者有所改也。今羊已喪。改亦無益于事故。雖悔亦于事无濟。且明

亦有深意。謂其易亡故也。廣場不藩。任其所之。是雖在易。猶逐于野。放于郊。馳驅于岐路。既无牧者。有不走失乎。曰无悔。言无可悔也。悔尤同義。无可悔。卽不得尤人。不得怨天。亦不得罪物也。人之所所有物。必有以保守之。固護之。如牛之有圈。豕之有柵。雞之有埘。以備其豢養之具。而後物畜得宜。喪羊由于昏昧。无覺耶。抑魯莽未慎也。則悔在自己之過。不干于物。正如拋珍品于道中。儲米粟于野外。慢藏誨盜。更奚悔哉。爻辭无悔云者。正貴其咎有應。得悔有不及耳。猶戒人爾。无後悔之意。明示其不可爲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宣聖講義

此大壯上六爻辭也。上六居全卦之終。爲大壯之盡。而以柔居上。以陰反初。卦本圓象。上反爲初。變巽之初爻。有天風姤之象。下與九三應。內剛外柔。亦似六五。却因數極則變。柔反爲剛。亦與九三同。有羝羊觸藩之喻。然已異于六五矣。六五喪羊。正以外无防閑。上六之外轉爲初九。變成藩籬。羝羊在內。觸而難出。既不能進。復不能退。遂者猶罷也。欲罷不能也。凡事可直逕行。曰遂。言其順也。不能遂。猶不克遂。己之意。遂與隨相近。觀澤雷隨卦辭。可證上六爻之用。上六在震之上。而反下爲乾。有无妄之象。故曰无攸利艱。則吉。以上六必本艱。

貞之德。方孚吉利之占也。羝羊已壯而觸藩猶未失也。不退則必進。不遂則必艱。雖此時无利。而持之以堅守之以恒。則終獲吉利。此與九三又不同也。九三在卦中。不克堅持。不能恒久。故雖壯而贏其角。上去則不復贏。惟以進退不易。必待艱貞不屈。乃辛苦耐勞。以須時之至。然後藩不阻。而能防。羊已肥。而可食。不徘徊于中道。當臨勉于將來。此易辭之微義。明其灾咎不久卽解。而成大壯之全功。仍不外利貞之行。艱者利貞之本事。未有易而保全艱貞者。亦未有艱貞而畏事之難者。大壯本已固。中已充。苟外能孚艱貞之行。則終必獲吉利之果。此大壯大用。全在一艱字也。人知壯爲時義。不知艱爲正道。故

徒用壯而忽其贏。徒見羝羊而忽其藩。此六五之不免于喪失也。同二羊也。六五失之。九三上六藩之。是由地位之殊。時勢之異。人情往往敗于驕肆。成于艱貞。苟合全卦觀之。則知聖人立辭之意。有由來矣。各卦上爻多不可用。大壯反占吉。則以大壯陽多。惟五上爲陰。陰以少爲貴。且其行降。陰之在上。同于陽之在初。前途遼遠。正可自勵。故必艱而後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上六已居極地。原无可進。而以下爲陽。陰被阻。

又不可退故有不退不遂之語蓋壯者已壯求其再壯固不能求反于未壯亦不可此退難而遂不易亦猶羝羊在藩之象早已在藩欲出不得而已肥壯欲主大久畜不殺仍如未肥之時是又不能此觸藩无濟而進退兩難釋文稱爲不詳詳猶祥也又包慎密之意既以進退不得則處地之不祥也復以觸藩无功則初計之未密也明知被人豢畜肥則必宰而貪于美食曰求其肥壯可見計之未審算之未周是不詳者謂其先事未細思耳且詳字从言从羊亦言羊之壯關夫卦爻之用羊固以壯爲志畜羊者亦盼其壯至而供食爲志上六已壯極矣无可再爲留豢之時在羊言以壯爲不祥在人言以壯

爲祥主客之用有殊故不曰祥而用詳不獨咎羊之未細思于前日也不詳二字又含有不明不智之義明智之士決無進退兩難之時羊之觸藩是其不明不智之咎故不退不遂謂之不詳熟慮審籌則先事有所豫精思密計則臨難有可解豫解二卦皆震在外與大壯同用原可參是詳不詳无間在人在物均宜重視之也上六處位已高臨時已盡雖有觸藩之害不過一時之灾雖有不詳之譏而終獲艱吉之效則以知其不祥而自艱戒于觸藩而善保時移位易仍不得解此由于上六處地之易變而咎害不久即免故爻辭稱艱則吉釋文明其咎不長也全卦大用不外利貞而上六之用則在艱吉其

義一也。不詳者在以前求壯過急之害。艱吉者在此後正大患。功雖再三以羝羊爲喻。而易辭之旨。仍勉人鑒于羊。而毋自用壯耳。以羸則成壯。以艱則成吉。以貞則成利。全卦辭一貫之旨。讀者于此尤宜詳思。苟忽于用壯之害。忘其觸藩之災。以爲時地所宜。而不知天道忌盈。人道尚謙。周詳慎密。爲成功之本。浮夸粗率。爲僨事之機。上六之得吉。正以終能艱貞。自矢。又恰遇陰爻在上。所謂高明柔克者也。柔足服剛。且足正下。時地固當變易。而德用亦克改悔。人天既合。神心永孚。則終大壯。且獲晉之嘉賞矣。大壯能保其壯。則晉得受其福。此晉卦繼大壯。而有安康繁庶之占。可見天所賚者必善人。神

所佑者必德業。此上六詳字。固與祥通。以祥祉由善德所召。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五上天爻。皆關天道。不獨重人道也。

宗主附注

古文祥詳。羊翔佯。數字均通用。如鐘鼎吉祥。作吉羊。是其明證。而羊義爲善。祥詳亦作善字解。祥詳二字通用。尤屢見經傳。左傳云。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又云詳以事神。公羊傳云。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皆本作祥。卽善也。善字上从羊。亦取羊性柔善之意。又詳字包含審析明辨之義。且有博多延長之意。詩曰。所可詳也。言之長也。乃指事之明悉。言之辨博。非徒謂其細慎已也。上六不

詳既含未善之旨。又包未備之義。以進退無定。出入無方。在事爲未善。在數爲未備。其下咎不長也。正與不詳相應。以不善不備。固爲咎。而時移位易。則不長。皆从上三爻羝羊連繫而來。以前三爻爲有善。爲可備也。善與惡。猶陽與陰。三爻爲陽。上六爲陰。而上易變。善變則反爲惡。陽變則反爲陰。上六陰爻。變而就陽。故仍有羝羊之喻。若六五則以陰之不變。而竟喪羊。可見羊以物言。善以德言。詳以事言。三者一也。或視爲物。則爲羊。或視爲德。則爲善。或視爲事。則爲詳。此在占者別之也。爻雖一。而有變不變之殊。用雖同。而有主與客之異。此易辭不能執也。詳如作祥。則失明備之義。如

作羊。則干物我之情。故用詳字。而包羊祥二字之意。讀者會通釋之自明。

又曰。時交夏令。按之月卦。由夬而乾。而大壯在夬之先。夬爲一陰。在上。至乾乃成全剛。剛陽過盛。天地不平。于時爲多灾多難之際。于世爲易變易動之交。蓋五月爲姤。一陰自夬下。陰陽相爭。氣勢相迴。此在平日已如此。而變亂尤甚。則以己卯之歲。木令方張。而歲運爲土。土木原相生。却以後天爭長。不相能。木以火煽而成風。土以木刑而揚塵。風塵激盪。霾霧蔽天。此天空之氣。感于物而爲害也。天不清。地不寧。則人不康。物不精。地以水土爲質。遇木火而

蒸淫春猶保其太和夏乃鬱爲不平此泰爻之變化亦隨時令而紛陳苟乾剛不能獨慎有背乾惕之心則坤地受其牽累而失安貞之情以陽過則亢而難繼陰弱則疑而不禁如日月之薄蝕徒自損其光明而世事乃蒙其害人物感于灾祲非善无以避邪非道无以懲淫非德无以回數非教无以通神解鈴繫鈴惟在一心逆順升沉隨時以亨則賴夫善人衆多善氣盈凝化凶爲吉轉妖爲禎斯人天之感應端在自致于誠也今以時交初夏關乎歲令有頤于自警惕以免災禍之道望大家細體會之

晉卦三三坤下離上

宣聖講義

晉上離下坤離爲後天代乾位之卦合先後天言上下卦位相對與天地否同而以坤易坎則成火水未濟是皆陰陽背馳剛柔分立之象然晉則不類是則以離雖代乾在上非天也坤雖純陰在下而爲母離本中女女與母合乃成合孝之德非否未濟之乖違可比全卦四陰一陽出地上成日出天明之象離爲日爲火在上則爲光明在日則爲溫育後天生化惟離主之无離則无生物无世界冬日寒冷生物凋殘日不足也永洋凝凍生物枯寂日不至也即一日夜日

則光明夕則昏暗。天地固未易而景物已大殊。可見日之光熱爲用無窮。尤以出于地面爲最盛。夏日可畏。人莫不喜夜之清涼。酷暑炎熱。物莫不盼雨之沾潤。此惟時有特異耳。若在春秋之時。則均慕日之明淨。熱之溫和。爲其爲生生之原。變化之本。故曰出地面。萬物欣欣。光照宇內。群倫煦煦。此卽晉之象也。晉以離居坤上。正如日之東升。光明孔昭。溫和四達。在卦雖祇二陽。而不爲四陰所蔽。陽雖在外。而不爲群陰所驅。各卦如剥。一陽在上。成傷殘之象。如觀。一陽在上。成垂照之形。則以陽難久留。終被陰迫。而不克竟其德用也。晉則不成垂照之形。則以陽難久留。終被陰迫。而不克竟其德用也。晉則不也。一陽在外。有似于觀。而離非巽。以六五在中。能挈下三陰。以同協也。

也。一陽在顛。有類于剝。而離非艮。以九四一陽能爻映成其光明也。再分三極言。初二地爻皆陰固矣。而三四人爻。五上天爻。則恰孚一陰一陽之道。剛柔既配。始終相諧。是全卦之用。有優于他卦也。在卦爻陽升陰降。除四與上爻外。餘皆陰。是降者順而盛。却以外卦陽多于陰。陰不爲障。反助陽成其光明之德。生化之功。正如日之光熱。及地而後顯。日之功用。施物而後着。空中无生物。以離地也。愈高愈寒涼。以離物也。崇峯積雪。太空多風。非日不照。其德不顯。其用不着。爲去地遠。而物无可憑也。晉則以地在下。直承日之光明。厚積日之溫熱。而後生物以庶化育。以繁故晉之用。卽離日之用。而徒離不爲功。

必以合坤而後見其大用焉。此離卦六二有黃離元吉之占。正以其下逮坤之正位也。

晉四陰一陽與明夷往來而與遯大壯相對。以遯大壯一陰四陽。且乾坤相對也。此四卦成一大往來。由爻位言。晉與水天需對。與天水訟錯對。以先後天乾坤離坎爲對。且易位。乾之易離。坤之易坎。則泰否既未濟。皆與晉明夷有相關連。離爲陽含陰。坤爲純陰。先天爲母女。後天爲日地。德合而道應。坤爲貞靜。離爲光明。貞靜主內。光明主外。內外克孚。體用以協。此晉之爲用。既在于上下。克諧剛柔。克濟以外。內外克孚。體用以協。此晉之爲用。既在于上下。克諧剛柔。克濟。以離日出于地面。如天之明。无處不照。如室之燈。无物不呈。傳曰。晉晝。

也。謂猶天之晝。大地同光明也。晝與夜對。晉爲晝。則明夷爲夜。而明夷不曰夜。而曰誅者。亦以夜行暗昧。猶人行不正大。在法當誅也。明夷爲誅。則晉宜賞。以晉如日照大地。其行光明。猶人行正大。道高德盛。足爲模楷。在典當賞也。故晉彖有康侯錫馬蕃庶之語。王所賞者。卽天所錫物之庶者。卽生之藩。晝曰光明。姦私遁形。君子持躬。莊嚴謹恂。盜賊杜絕。詭譎不行。比之盛世。治功以明。比之正人。篤修其身。如斯善德。懋賞當殷。此傳稱爲晝。而與明夷之誅相形。形成對也。夫暗昧之事。不與于光明。卑汚之行。不干于正大。此君子小人異其趣。而公正私邪之不相容也。宵小自來同稱。暮夜盜竊所幸。昏晦之不聰。

惡行之非正。亂世先毀其紀。亡國先失其信。惡行先欺其心。孽謀先汚其性。故明夷所必誅。而晉則受夫天命。光天化日。德業以昭。教行法立。言行可表。聖人在位。賞罰不撓。治世興國。上下一道。此晉之道。如白晝。正人君子乘時致功之日也。晉進也。升也。由下而上。由卑而高也。非如平地之前進。廣野之奔逐也。故不曰進而曰晉。晉下有日。亦如卦日升于地之象。晉字如普。又類日普照天下之象。以晉而前。則德業日新。以普而登。則功績日隆。是晉有爲之時。有成之地。正如日出地下。而升于空。成就世間一切生化也。

晉卦上爲光明。內則貞靜。德孚承順。用則附麗。前講離卦。已詳釋離麗之義。曰麗于天。而光麗于地。其光熱必憑物。而後顯。地面之氣。即空氣。亦物也。亦屬於地者。若去地漸遠。則空氣漸薄。愈遠愈稀。終至于无。无氣之空。寒冷難禁。故離麗必因地。而後竟其大用。今晉正孚離麗之德。而凡地上所有物。莫不籍離日之麗。以生成化育。至于无盡。則日之功用。亦晉之德用也。而坤在後天。所順承者。非先天之乾。乃後天之離。則以後天離日代乾天。而主其用。天无日。无以生成萬物。是地所承者。即離日代天生成之道。譬之草木。根生于土地之德。也。必依日之光熱。以溫養之。更因日之蒸騰雲雨霧露。以潤澤之。而

後遂其生成。達于實用。此離日之功。賴地有以承順之也。日之爲用。必在干晝。前口一言之矣。晝則日出直昭。熱氣最盛。若及夜則已大減。是日之功用。以晝爲著。故傳。晝爲晝。謂晝之用。猶晝日也。晝日自東升空。洎夕西下地面。受光之候。天明之時也。晝乃象之而傳。又曰。晝進也。釋彖辭亦如是。講則以其象日之上升耳。日自地下出于東方。由地面視之。其行湧上。如物之飛升空中。晝之爲行。亦正如是。非固守一地不移。非來去平地不進。故謂之升。言其直上。猶登也。自卑而高也。以晝內卦坤爲三陰。外卦離兩陽。一陰易以陽爲重。陽在上。則爲進。九四爲陽之始動。上九爲陽之至高。是離之象。卽陽日上之象。

也。而陽者育于陰。猶子之育于母。坤大母也。離在坤上。正如子之自母出生。亦如日之自地下上升也。其出也得夫時。其升也合其德。此晉之爲進。天道自然。不爲而成者也。

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晝。言物已壯之後。必有所爲。有所成。正猶人之壯年。身力盛強。精神煥發。自當有所作爲。成其德業。此必有待于晉也。晉則功業以大。聲聞以榮。凡人之情。皆宜如此。是大壯之後。必繼以晉。亦自然之理。數也。夫晉非徒進也。亦猶壯非徒壯也。壯必有用。晉必有成。猶行師也。進必有功。若進而敗。或无所獲。是不當進。而晉則當進也。已壯于前。有其勢也。所憑者厚。有其本也。所動

者明。有其用也。正大光明行之无阻。此離坤合德而成晉之進也。故晉有功。有功則有賞。有賞則有獲。以晉象日之升助業炳然也。其往來卦明夷。則與之反。晉有功。明夷則爲罪。晉有賞。明夷則爲誅。晉有獲。明夷則幽囚。鼠逐身幾。莫保。故在晉爲安吉。爲富庶。在明夷爲憂勞。爲窮蹙。在晉爲康侯。爲錫賜主。明夷爲文王箕子。爲拘辱。爲逃亡。其所占恰相反也。亦不外數之往復理之循環。天道盈虛。人事窮達。各有所合。究其爲卦。一離一坤。未嘗異也。而晉以離在坤上。象日之東升。明夷則離在坤下。象日已入地。光明與暗昧殊也。安坦與艱危別也。宵夜者小人之利。晝日者君子之宜。凡善惡之辨。皆如日與夜。晉爲晝。則明夷爲夜。晉爲明。則明夷爲暗。晉爲君子得時。明夷則小人得勢。君子得時。足以防小人之肆。小人得勢。足以屏君子之進。此文王箕子之凶亡。必在商紂之世也。雖曰天道。人實應之。治世則賢能并進。亂世則奸宄同與。豈天道哉。在上者固有其咎矣。晉以坤厚在下。克承天日之德。離明在上。克推光耀之施。此其合也。而大用以成。明夷乃反是。坤无所承。而不協安貞之占。離无所麗。而不著光明之德。此成兩乖之象。人物亦感而受其害焉。故知者察于幾先。防于未至。知物之壯。必有進也。則促成之。知行之升。必有傷也。則預備之。則可長保其光明。永杜其暗昧。此晉卦之宜珍用也。

大壯之後爲火地晉。晉與明夷爲往來卦。皆四陰二陽。與遯大壯恰相對。以遯大壯四陽二陰。乾居上下。晉明夷則四陰二陽。坤居內外。是成對也。乾坤爲陰陽統帥。晉明夷皆坤主之。晉以坤在下。陰自降。而卦則升。明夷以坤在上。陰變升。而卦則降。蓋易以陽爲重也。晉二陽在外卦。明夷則在內卦。二陽皆屬離火。則二卦實與需訟相對。以離坎乾坤先天對位也。不獨對位。且爲先後天交易之位。先天乾坤。後天離坎。皆同位。是晉明夷在後天與需訟對。若合先天言。則又與泰否相似。與重坤者相通。以離爲中女。而後天外之交合已也。

代乾也。中女與坤同爲陰代乾。則與乾相等。是離坤之合。既似泰否之天地交。又近重坤之上下皆陰也。故欲明晉明夷二卦之用。必先明其類似相通之象。不得徒執本卦之象。而拘拘于上下內外之交合已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宣聖講義

此晉卦彖辭也。晉本光明之道。升騰之時。發揚輝煌之能。而以坤主內卦。安貞于下。上承離日之明。外孚乾剛之德。天以日明。物以日生。地承其德。人著其行。故彖辭合天地人物之德業。而識其功用焉。康

者安也。泰也。安則无危。泰則有畜。天地生長萬物。而人用之。是謂之康侯。言安享樂育。得天獨厚。豐美富饒。得地獨全。如國之侯。當治隆之世。獲封錫之典。席豐履厚。則心无憂疑。崇德報功。則身膺祿位。故稱之康侯。有爵有號。以表彰其德業。康明其號。侯示其爵。非憂讒畏罪之時。乃論功行賞之日。故曰康侯。不言主者。以賞自上。受者在下。晉之大用。不重賞而重受賞。不重位而重得位。爲乘時致功之象。必才德兼美之人。晉之所成。乃由下而升。由卑而尊。由賤而榮。由積累而成名。由發揚而光大。由成德達道而孚于天地之心。是康之上。非天子之事。亦非庶民之行。必也有德以邀上賞。有功以孚衆望。有業。

以育民物。有令名以正天下。視聞故喻。普如晝日。具有光明之譽。正大之稱。德至則天祿以須。業成則人爵以顯。天予而人歸之。民服而物聚焉。是富有爲天所賚。尊榮爲分所宜。康侯固見其崇高而安泰。錫馬蕃庶。尤著其富裕而利用阜生。明人望之。逾恆上賞之過衆。而物亦隨之豐足。生產亦因之充盈也。用錫者。言康侯因此而獲受賚賜也。錫馬不及他物者。馬爲乾象。在天爲龍。在地爲馬。龍馬之富足。賅餘物。且離卦得乾之精氣。離爲乾魂。日之行空。有如天馬之飛騰。人受其德。亦兆夫良馬之蕃庶也。是句分讀。則上爲錫馬。下爲馬之生育。衆多中略一馬字。言康侯因晉而獲天錫。以得良馬。又因生育。

豐富。而得馬之蕃庶。雖僅及馬實。不獨馬也。馬固錫矣。固蕃庶矣。其他物亦當稱是。古者畜馬有制。國君以降。各有其數。康侯則以六錫。而得蕃庶之稱。可見其德業之過人矣。晝日三接。明其爲蕃庶之源。亦見其寵錫之渥。三接不必三次。凡二次以上皆可。稱三。不過示其數之多耳。晝日明其時之短促。更見寵錫之頻。猶曰一日也。而不計夜。故曰晝日亦以晉之象原如晝也。

晝日三接一語。不獨指錫馬三言。凡關受賞得福。及物產蕃庶。皆可舉。例如言受賞則一日中可二次以上。正如前師卦王三錫命。及訟卦終朝三褫之。皆言其頻數且急促也。一日內數見。可證其所獲之

優。所得之富實。以晉卦象日之升。有進无已。則其所生成者。亦有加无已。錫馬固矣。卽錫及他物亦然。馬蕃庶固矣。卽他物產亦然。不外著其數之多而已。授者父受也。上錫下受。彼與我取。皆授也。亦含交際之意。俗稱接待。接洽是也。有接必有主賓。必有往來。必有授受。不離人物間交際之事。在上曰賞賜。在下曰贈給。必有受之者。以此交彼。故謂之授接。猶節也。介于兩者間也。如持物贈人。必與受者交近。如以手與人人。亦以手受之。故授字从手。明交授必有所取予也。錫者。予之最尊貴者。其接受也。亦必極隆重。爲禮儀與物必稱也。晉之所錫。固已貴重。而日三接。足見其所受之非偶然。必以功之高德之

美業之大位之崇。是晝日二接。明其上下。主賓交歡。晉接光明正大。非私予私受。雍容崇貴。非狎給狎取。必有其禮儀。必定于典則。而後孚普之錫與接也。蓋天无私覆。日无私照。地无私載。天日之光。不以爲恩。生成之德。不以爲惠。而受之者地也。物也。亦不以恩惠視之。却不得蔑其功德。此晝日三接。明其錫予之勤。不啻親之于子。明其施布之厚。不啻主之于臣。則爲子者當思親之恩。爲臣者當懷主之德。而不得褻瀆。或輕忽也。故三接謂既著其施之頻。亦著其育之切。而更以物之受澤。必有以報稱。人之獲錫。必有以承將。非晉之正大光明。必不克孚其授受之道。施報之行。此與君子取予有關。而異夫小

人之晝夜苟直者。故特揭晝日二字。以示所錫雖厚。非私所接。雖頻非瀆。彖辭但舉大旨。引而申之。端在學者。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晉卦辭義取上進之意。雖字作晉。而義實通古本通用。前已言之矣。惟既爲進。而卦不直名進。猶俗稱升用爲晉用。升級爲晉級。更進一層之意。且晉字日在下。日自下上之象。上之云有並進之象。古或作姪。亦明有所底。而前進也。地稱山右爲晉。以泰

山言。自下上行。進于崇高也。總不外升騰上達之義。故直釋之曰。晉進也。離爲日。坤爲地。日爲天下之至明者。乾稱大明終始。亦以離代天明。離固得乾精氣稱爲魂。而晉卽乾宮游魂卦。離在坤上。故曰明出地上。亦卽乾精游于坤之象。蓋後天離原出于坤。而代履乾位。以離爲中女。陰爻主中。乃得坤之德。而登天之坐。是以謂之出。猶人自室中向外。自穴中向上也。日自地下升。當卯出于東方。而天下同明。此晉之象也。坤本順承。離則附麗。義已見前。合爲順。而麗于大明。亦卽離日坤地合德之象。謂地得日以明。日得地以著其明。二者相得。莫外乎順與麗之用。不順則不能承。不麗則不能有流風飄影。不足

以顯日之明。石火電光。不足以照物之用。則因其乖。夫順與麗之德也。惟坤乃順。而昭日之光明。惟離乃麗。而著明之大用。是晉之象。端在一卦之相得。有合也。由坤言之。以柔在下。由離言之。以進而上行。故曰柔進而上行。柔固指坤。離亦中女。本柔以用。日出地上。因光爲明。是柔者足以發其剛。進者足以達其德。上行者足以成其道也。天之所予。數之所歸。衆之所望。祐之所集。故彖辭決其必有康侯。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上也。康侯釋見前。蓋稱其爲有德受祿而已。非真有其人。爲某代某國之侯也。然象既如此。卽謂有之。亦无不可。天道无私。善必獲祐。德必膺賞。晉之成用。德足以昭天下。功足以育群生。

則所受于天者。所頒于上者。亦當如彖辭所稱也。康侯不稱王。則以離中爻爲柔。主君位。非九五比。宜屬侯國。非天子之分也。離曰。代天主生化之用。俟國。以此而獲錫馬。而頻晉接也。且包侯國。既受天子之賞錫。代天子以賞其下臣民。凡占此者。皆可膺斯景福也。非必已封侯者。亦非必侯國始用錫也。易辭恒兼多義。讀者勿執其文。正如天日東升。萬物靡不被其光明化。其溫熱。非一方一時之所限也。然必以在地面者爲度。若地外之物。不得與焉。天上更無論矣。故辭稱侯。亦斯意耳。

宗主附注

晋與明夷爲往來卦。合二卦與遯大壯。亦成往來。蓋遯與晋對。大壯與明夷對。一進一退。一壯一傷。恰相反也。遯爲退。而晋則進。大壯爲壯盛。而明夷則傷殘。莫不以陽爲主。陽得勢爲進。爲壯。陽失時爲退。爲傷。此易卦大例。均本陽之消息。明其用。定其名稱也。在遯有黃牛之喻。在晋有碩鼠之稱。在大壯有羝羊之名。在明夷有拯馬之壯。是皆因卦中互象或爻位。德用相同于他卦。如坤爲牛。乾爲馬。兌爲羊。艮爲鼠。八卦所象固有定。而此四卦有合于乾坤艮兌。乃亦有馬牛羊鼠之物。由卦象以明物。由物名以喻事。此物

與事皆卦爻德用之所見也。大壯由二至四互兌。故有羝羊觸藩之占。晋由二至四互艮。故有晋如碩鼠之語。此互卦所關非本卦固有也。若遯二爻黃牛之革。與明夷之拯馬壯吉。則以爻位之變。有關于乾與坤也。是在學者會通釋之。方知易辭之由來。晋傳曰進也。又曰晝也。古歸藏稱爲齊卦。齊與躋通。亦上進之意。又齊整也有正大光明之意。在周易晋卦象辭稱晝日三接。接猶進接之意。又包捷速之義。在下曰晉在上曰接。晝日者名正言順。德光明。无暗昧之私。无蔽障之害。如日中天。妖魅潛伏。此晋之進。非有所求。非冀于情欲也。後人有言。在夷堅貞。在晋正接。卽以明夷。

與晋相反。夷則非正。而乖于光明。晋則有合。而得其正大。此晋之辭。稱晝日三接也。三言其數。雖屢進而不干于私。雖連接而不陷于罔。以進者以正。接者不私。登者以功。陟者以德。賞如其分。雖優渥。不爲徇情。用得其才。雖崇高不關愛寵。此晋之爲進。實含有登賢用能之意。卦與地風升有相類。升登也。晋進也。由下言爲進。由上言爲升。蓋主客不同耳。晋以離在坤上。日出于地面。是自下而上也。升以坤在巽外。風自地中行。是自上而下也。然所自不同。所主則一。則皆以升進爲其德用耳。讀者可合觀之。

又曰。晋卦與明夷皆爲游魂卦。晋屬乾宮游魂。明夷屬坎宮游魂。

而晉之對卦水天需。則爲坤宮游魂。明夷之對卦天水訟。則爲離

宮游魂。是由八宮卦次序言也。游魂者。一卦之精氣游于對宮也。

精氣簡稱爲魂。游魂則游走對宮。歸魂則歸返本宮。凡乾與坤。坎與離。震與巽。艮與兌。皆爲對位。故稱對宮。而乾與離二卦。離在後天。兌巽與艮。則各得其卦之精氣。故稱爲魂。如乾離二卦。離爲後天代乾位。是離得乾之精氣。故離爲乾之魂。易言之。乾以離爲後天代主。離亦受乾之精氣。故乾亦爲離之魂。其餘坤坎震兌巽艮皆如此例。皆合先後天卦位之相對。或互易其卦爻所合之陰陽數。皆相得。故互稱爲魂。如震與兌。震在先天居坤左。而後天乃履先天

天離位。兌在先天居乾左。而後天乃履先天坎位。故後天震兌。即先天離坎。皆相對也。震則一陽在下。兌則一陰在上。爻亦相對。故震兌互爲其魂。其餘各卦亦然。乾宮以離爲魂。游于坤宮。故火地晉稱乾宮游魂。謂晉卦並非乾所逕生。亦不關乾所變化者。且又非對宮坤所變所生。故特名之游魂。明其出于離。即乾之精氣。而游于坤也。後人對於游魂歸魂二名。多未明解。茲講晉卦。特補述其旨。以見八宮卦序之生變。及其稱名。原有由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富聖講義

此釋晉卦象辭。明人道也。晉以離在坤上。如朝日東上。天之所以有明者。日之功也。地之所以有明者。日出巧也。若无日。天不自明。若日西下。地亦不能自明。明必以日出地上。天地萬物皆依日出地上。同明。同生成。是日之東出。乃天地生成之德所見。人生天地間。亦法則天地。以德致其光明。己之德。使人物同明其德。天下同歸于文明。亦如日之出。天下皆光明也。成此文明。必屬之君子。爲君子方能明明德于天下。故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昭亦明也。昭明德卽明。明德。明德對立德言。人所共見共知共被者曰明德。至德不名。所謂不大聲以色。民不得而稱焉。則明德之至而達玄德也。然玄德不德。

人无知之。必自顯者始。故成德先昭明德。明德之極。則玄德矣。非有二也。如善與至善。誠與至誠。不過本末精粗之間耳。書曰。克明峻德。亦昭德之意。昭有推崇敷達之義。不獨顯著已也。尊重是行。啓廸是務。期于發揚光大。无物不及。无時不至。皆昭也。譬之一室。夜則暗矣。燐燭既燃。光明立至。人之明德。亦猶是也。人被其光。物被其澤。天地同康。民物咸樂。熙熙如花之春。攘攘如木之實。生之不見其勤。茂之不知其力。此皆德之所至。而必本于明德。謂明己之德。成人之德。著己之善。作人之則。如教化之行。人物莫不培植。如惠政之布。城野莫不安翕。神功潛運。帝力罔識。博厚配地。高明无息。悠久无疆。位育无

極莫非德之流行。而必發于君子之業。故文稱君子。重在自昭。盡已之性。仁知同慈。成人成物。成己是標。立人達人。淑身是要。本于晉卦。日出天曉。天下同明。光華乃照。天原无心。日亦自然。德之所布。生化著焉。人道所仿。推教是先。學業既成。言行惟賢。如風偃草。若水行船。因勢利導。化被大千。斯德之昭。易教所宣。夫人與天地。稱爲三才。秉賦不異。道至德賅。如天地覆載。无物不納。日月光照。无處不浹。既大且廣。始孚至德。苟有違悖。何以成吾性。全吾生哉。故觀晉之上進。則勵其明德。觀日之光明。則照其流澤。觀于天地生成。則志乎位育之業。不外法則。坤乾效仿日月。推我之性。及于萬物。盡性之德。被于草木。不外順從。乾坤效仿晉爻。推我之性。及于萬物。盡性之德。被于草木而已。此所謂順以麗者。不爲而爲。不思而中。不慮而得。卽詩所稱予懷明德者也。大學首章所述。係本于此。學者識之。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宣聖講義

此晉初六爻辭也。晉初六卽坤初爻。坤在離下。初與四應。四爲陽爻。一剛一柔。一上一下。兩相應協。以成其用。剛主升進。柔則留止。故有晉如。摧如之象。用如字。明其有是象。非必有是事。晉進也。摧落也。一升一沉。仍不乖一剛一柔之道。坤善順承。離原代乾。且自地上升。地不爲之阻。且順承其光明。以廣其德用。故雖進而未卽升于崇高。雖

落而仍得出于太空。如日之始上爲地氣所蒸籜。右隱若顯。俗謂之浴日。實則日自上升。非忽墜落也。而自地面觀之。則有一升一落之象。此所以用如字示其趣。雖有摧落之象。非日之本身。乃其光影爲氣所擁託。氣下則日升。氣上則日落。如雲破月來。似月之行也。故觀天者必察氣之流動。測天者必知物之烘蒸。執外景不足以窺星辰之行。泥外形不足以察日月之度。而星辰日月自有其行度也。憑虛以來往乘時以升降。既无參差之數。復非縹緲之行。以照大千。應時不爽。光垂四表。立方不移。爲其不隨物以浮沉。不爲氣所蔽障。雖晉搢之可擬。仍不失其真正之行。雖升降之若迷。仍不乖其光明之德。

此爻辭稱爲貞吉也。蓋初六地位卑下。德性柔弱。易受外物之牽。爲其真相之蔽。如窺日于初出。或不免有突升突下之疑。而謂日行固如是。則誣天日也。誣罔何孚。不明日之行。而謬測其度。則將何孚哉。罔字旣含誣罔之義。而眩无罔之辭。貞吉罔孚。一正一否。從正則吉。遂物則非。察其眞則明。惑于僞則匿。晉之辭義重在以人孚天。必先明天道之眞。而无蔽于外障。必先曉日行之度。而无陷于邪觀。此貞吉罔孚四字。意在勗其行以正大。辨以光明。誠而弗蒙。眞而弗僞。以孚天道。以宏日德。則恢恢乎進而升明。且遠矣。人道以貞爲重。而行止以裕爲先。裕猶豫也。寬而有備。大而能徐也。觀于目前

之僞而不隨之自障。察于物外之眞而能取之有容。斯卽裕之謂也。既裕矣。更何咎哉。初六以外物之蔽。虛僞之情。最易有咎。特以能貞而孚且裕。乃獲免耳。要而言之。不外自行于正。如日之升。不爲雲氣所移。則外物无干于我。虛僞无傷于眞。此初六本坤安貞之德。而克全其順承之功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獨行正者。以晉初六柔下之地。易爲邪私所干。如日之初出。易爲雲氣所蔽。然日不以雲氣改其度。人亦不當以邪

私易其德。故有獨行正之語。明其行必取法日之正大光明。雖雲氣環繞。幻變多端。而往上直升。光照天下。不損其明。凌虛履空。不傷其神德。被萬物。不竭其靈功。同覆載。不涸其精。此離日之大。惟天之所垂。則地之所代。承人道法之。亦不得以邪僞之易惑。蔽其聰明。浮夸之難信。害其眞誠。外物縱呈其幻。吾行終持其貞。形表縱著其變。吾道不離于身。此所謂獨行以正。而恰孚于初六之行也。既鑒于進止之靡定。乃辨其一則不二之德。既察于幻變之將至。克明于正足拒邪之則。故雖若且晉。且摧。而其行正則不易也。不以群衆之耳目。改其視聽。不以外物之烘託。忘其真正。此所謂獨也。日之能出于雲氣。

朗然太空。何非其獨行正之功乎。人而師之。亦如日光明于天。照臨于地。德被蒼生。功垂萬世。此君子之行。聖人之志。雖在下而不爲位所屈。雖在內而不爲勢所拘。乃能永孚貞吉之占。達裕无咎之用。則所謂行正之效也。未受命者。初六在下。既未受天命。而獨行以正。乃不必受命也。在臨曰未順命。此曰未受命。命字與師大君有命訟。復即命皆相近。概指天之所錫。上之所令。凡在下位有所承者皆命也。初六以時地所限。未得膺彖辭。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之命。而无咎以成其裕。則與已受命者同。因未受命。故曰无咎。言在下不當厚錫。而既行正矣。且貞吉矣。又能裕矣。是雖未受命。其无咎必矣。不然。則未

受命。必不免于咎也。若六二。則以時位之當。克受王母介福。更无无咎之辭。可見未受命句實明。釋獨行正之得免咎。不僅免咎。且獲錫祐。可見在下非辱。行柔非卑。苟能守正不阿。則雖命未至。亦无咎也。故釋之以未受命。明解裕无咎三字之由來。以受命自无咎。今之无咎。不緣受命。而在行正。是无咎之辭。實明其未受命。或以爲未受命。克免咎。受命則不免。實非原旨。猶曰裕而无咎。乃以未受命原有咎。而以行正能裕免耳。古文多如此。讀者宜細思之。

宗主附注

晉初六爻。晉如摧如。摧字後人多未明其義。有作崔嵬解者。有作

催促解者。皆就晉升進之意附會。崔嵬狀其升高。催促喻其急進。

實皆非本義。蓋易辭恆取對待意。若非對待。則相連串。中不間斷。

如升進爲一義。則中不用如字以隔之。用如字。卽明其爲對也。如

匪寇昏媾二字一義。匪寇與昏媾乃對待之語。以相反也。晉如與摧如亦相反。晉言其直上。摧言其復挫。卽一進一止。一升一落之意。非同義也。故用兩如字以別之。六二之晉如愁如亦然。晉明其得意前往。愁明其多慮自重。亦相反也。以爻皆柔。非行健不息者可比。地在下。非飛騰无阻者可擬。是以有且進且止。或快或憂之象。摧則頓挫而有下落之情。愁則憂疑而多戒懼之想。明其自下

上升者。恒虞傾墜。自近至遠者。恒患險巇。天道惡盈。人情忌滿。乘時得位。尤當思患預防。履厚席豐。務必臨事知懼。晉本宜升進矣。其至崇高。其行坦蕩。而在以卑退爲懷。以虛謙爲志。是天道調濟之道。人道中和之行也。讀者當細味斯旨。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宣聖講義

此晉六二爻辭也。六二居內卦正位。卽坤六二爻。以與上六五應重柔相對。內外難濟。雖得中位。不克大用。故爻辭稱晉如愁如貞吉。謂晉雖進而逢重柔。不得直前。雖上而遇陰阻。不得奮騰。是猶初六晉

如摧如之象。然六二進矣。且居正位。進則有道。正則有守。是雖若困于柔。而仍足保其前進之資。雖若梗于陰。而猶可全其固有之位。故以晉稱。不過既爲柔勝。則多紓迴委折之慮。既被陰阻。則抱濡滯蹉跌之憂。此所以稱爲愁如也。言進而不獲暢。升而不克達。徘徊中道。彷徨歧路。雖有位可守。而不免趨趣其行。雖有道可前。而不免嗟歎其往。則所謂愁如者。乃中心戒懼。意志茫然。明知其必前。而不敢遽進。明知其將上。而未欲卽騰較之初六之摧如。固已有別。徒以陰柔之所固。遂成頓滯之情。而因正位之不乖。終孚貞吉之下。貞吉者。純本坤德。依內卦中位。持其貞固之節。乃達于吉祥之占也。蓋晉卦六

二。本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之德用。原可以遂行无阻。所向有功。徒以在晉外。比九四。一四同功。而陰陽異趣。剛柔殊道。而内外分途。故晉六二僅有貞吉之占。稱而不及坤之无不利矣。

雖然。晉六二以上承離日之明。合爲文明之象。故其所成。雖不如坤象。而六二爲坤之本位。坤爲大母。合之乃稱王母。以六五本王位也。離代乾。主後天。在先天爲中女。變而合坤。如乾坤之交。孚坤既在內。六二又內正位。是爲主全卦者。承受福祉。福降自天。而受者在下。比之日光中天。照臨下土。萬物皆被其德。而大地實主承受。以萬物皆

附于地也。故晉之福祉。惟六二受之。六二受茲介福。乃直承于上之六五。故曰于其王母。謂王母賜之。六二受之也。受與施應。受者有施。則六二受之。同時又施于各爻。晝之大地受日之光熱。復以分頒于萬物。則大地之福。卽萬物之福。故曰介福。介大也。又兼介紹之意。天地不私其福。仍以所受公諸萬物。六二不私其福。仍以所受公諸各爻。是六二爲全卦受福。而各爻亦賴六二皆受其福。此介福所由稱也。則六二本中正之位。行中正之政。成中正之德耳。故六二一爻。乃晉卦最能公正中和之爻。其承受王母之福。乃爲王母分頒之于衆。六二雖不私。終必獲其福。此則貞吉之效也。地不私日之光熱。乃能

成其博厚之德。博厚爲地之本德。以在天日之下。而克載萬物也。故六二以中正稱。爲其博厚无所私也。離日不得地之承受。則光熱不能下被。萬物不得地之載運。則不得上接日之光熱。則天之生成无由達。日之功用无由見。而晉之全體大用亦无由明矣。故受福者全體。而六二實承之。賜福者天。而六五實主之。此爻辭特揭出福之所以自也。王母不可泥。六五爲柔。故曰王母。若九五則帝矣。天不自明。以日代明。則王母實代帝賜之福者也。代帝賜福。猶帝自降。總屬於夫王母。亦猶天后耳。古人西王母之說。實本此辭。故讀者不可泥。要知易之訛辭。皆本于象。爲陽則帝。爲陰則后。原非因其人而異同之。仍

不外乾爲太父坤爲大母之例而已。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以六二內卦正位合上六五同屬坤之中爻位。正時中德業必大。福祉必加。此爻辭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語也。王母已見前講。釋文略之者。以重在受福者也。王母乃主降福之人。其位屬於上卦六五。此則但就六二爲受福之主言耳。然晉全卦皆應受福。亦皆應有錫福之時。彖辭所稱已著其意。若分別各爻。則或主受。或主降。或受多而降少。或降多而受少。是則由其位別之。六二

在內在下。自以受爲先。果以所受重錫于人。亦非不宜。不過地位有限。時勢有區。爻辭明言愁如。已見其尚在謹慎恭敬之日。而非德施普及之時。此晉所以異于乾也。蓋六二坤德之主。以善承順爲先。雖獲晉進之利。乘介福之加。而所賴者正位與中行耳。有非九五之下施。乃同王母之遠賁。福雖介。猶未直承。錫雖隆。猶嫌慚德。爲其在內則不與于外。在下則難于于上。故釋文以中正二字明其受福實由正位中行。若舍正位。則名不能副。无中行。則事不克成。以晉之用在正大光明。六二重柔。徒有順承之志。而鮮騰達之思也。爻辭稱王母不逮帝者。亦以六五柔居尊位。雖尊猶未獲正。其錫福也。本諸慈愛。

如母之于子女也。世稱祖母曰王母，亦與此爻之義相通。王大也。王母猶大母。俗亦曰大父大母。或作太焉。坤爲大母。今易王母亦萬物之母。六二秉坤之德，故以王母稱。實則象數所孚，在于慈愛之下，遠不必泥其人也。

六三衆允悔亡。

宣聖講義

此晉六三爻辭也。六二以居正位，承受介福，因而推之，則福施曰遠。德布曰宏，則由近及遠。由親及疏，莫不被其澤。受其惠。此六三爻辭有衆允之占也。衆者由德施之遠，信從之孚。來歸者多，依附乃衆。此

乃推六二之福，成六三之衆。因六二之中正，致六三之咸允也。允，信也。服也。順從也。和協也。其義與孚近。由內言爲孚。由外言爲允。初之困孚，猶未信也。三之衆允，則已從矣。以初在下，无德可見。无惠可施。至六二則德已自立。惠已可施。雖未普被，有其基矣。至六三則德已昭明。惠已廣布。衆志咸服。福祿攸同。此衆允之謂。不獨以相協相近。有歸服之象。且以同安同樂達誠信之孚。其迹既明。其情益摯。其行既沛。其志愈敦。則六三可諧。六二以上濟。而連九四以同升。三五同功。六五既樂于恩惠之下。逮六三更切于志行之齊芳。故特以衆允稱也。由爻象言。自初至三皆柔。柔則易與。坤爲大母。長于生育。地德

博厚優于承載。萬物所託。生成以見。萬物所歸。親和以明。正如大地載物。同受天日光熱。生成庶盛。嗣續繁昌。此衆之所由稱也。天日之德。賴地承之。天日之功。賴地成之。六三爲坤之盡。上接離日。則所受者。雖坤之福。實萬物之福。雖六二之位。實六三之衆也。三四人爻。兼包物類。衆字概人與物言。而二爲柔。尤多指物。人亦物之一也。人物皆寄于地。皆賴地以承天日之功用。以立生化之根源。此一允字。明其爲孚之至也。言人物之志。莫不諧和悅服。隨天地以承日之光熱。以受天之福祉也。故六二曰介福。兼含介紹之意。言爲人物介其福耳。凡予人以利。无不欣受。加入以福。无不歡承。情所同也。況德惠无

私。布施无間乎。六三之衆允。乃出其本心。非有所强也。惟爲中心悅服。自无悔吝可言。故占悔亡。亡无也。內貞外悔。六三在內。固无悔。而偕同受福。更奚悔哉。世未有悔其生成者。大地予萬物以生成。萬物樂隨之以共生成。如春風之化。春日之溫。舉欣欣以向榮。咸孜孜以同化。生者有所化者有歸。當其初來。志求早育。此衆允之无悔。乃坤率萬物。上承離日之施。而六三實見其例耳。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上行言六三偕六二。以求上孚于六五。而承其

福也。志指衆志。六三萬物之象。而上接九四。二三四爻。陰與陽合柔。寡從剛。故曰志在上行。不獨因六二之介。受六三之福已也。六五雖正位。不志于上。則反于內。此二五兩爻。爲全體所仰。群德歸服者也。衆允六二之德。承六五之惠。因自成其福。則其上行之志可見。猶草木之出。必期其長育。至尋丈也。日自海上漸升于天中。物自土出。漸育于地上。皆上行之志也。既爲萬物所同。則其成功必大。非有爲之助長。則其達德必宏。斯莫非本于坤順承之道。習于柔靜樂之德。此初二爻重在自貞也。貞固不失生成樂育。无非順以致之。此所志也。天生之地成之。天地之恩。萬物所承。兩志相通。乃克竟其功。釋文上

行二字。雖重在六三之志。實則兼包六五下逮言也。上下既協。綱緼乃成。陰陽既調。升降乃明。六三實介于升降之際。宜其有綱緼之志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宣聖講義

此晉九四爻辭也。九四居上卦之始。爲離九四下。與六三同屬中爻。一陰一陽。情同未濟。在爻象有陰陽錯雜。情志乖違之意。故辭以鼫鼠爲喻。鼫鼠大鼠也。詩所謂碩鼠。以盜鴻田穀倉糧。爲生出必以夜。伏必有穴。九四本爲陽乘陰。而位在坤上。故有鼠居穴之象。然全卦

皆以晉爲志。晉則必以日進。則必有行。是與鼠之穴居晝伏者相反。而爻辭引之。正以其行與志悖。用與道違。雖秉離之光明。有晉如之勢。乃依坤之柔闇。成鼯鼠之形。鼠雖大。不得于日中行動。爻雖陽。不得與陰柔調和。此鼯鼠之情。與晉相背也。然既已有光明在前。自欲行動正大。既有坤靜爲守。則以貞厲爲先。貞者坤之德。厲者離之行。與乾九三之若厲一義。以處于當進之時。宜本其奮厲之志。而戒于危厲之情。既類于鼯鼠之伏。當持其貞固之守。而違于貞幹之才。此貞厲二字。實分釋九四爻人道應知之義。毋徒偏于一端。而于于陰陽之咎。蓋陰暗與光明絕不同用。九四則兼之。順于外之離。則推其揚。

厲之功。返于坤之靜。則執其貞固之德。二者亦視所爲耳。誠以九四雖在中爻。而非正位。雖體剛用。而違中和。與下六一一恰反。六二雖柔而得正位。雖在下。而秉中和之行。故釋文稱其中正。明其德用。與晉適。雖有愁如之慮。却非危厲之憂。故曰。一多譽。四多懼。以在位之正。否用之中。否爲辨果。九四以陽勝陰。則无鼯鼠之喻矣。既以陰之陵陽。乃不得不先貞厲之行。將以成他日之功。收後來之果。此雖遇鼠。鼠仍不犯其害。則貞厲之道。實九四爻必遵者也。

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蓋九四原屬離之一爻，有光明之象，徒以位不當，乃反比于陰閨邪行之鼠，可見位之所關重大也。詩以碩鼠比諸小人，乘時竊發，有害于良善之民，故有逝將去汝適彼樂土之語。明鼠之害可畏，逢其灾厄，均欲去之遠適。而九四則不如是以鼠雖害，而前有光明可期，行雖陰險，而我有貞厲可守。是九四之鼠，不過以時之僥倖而畏其禍者，不過以地之非宜，果時移則事異，地別則情殊。此釋文祇以位不當爲解，并未詳其害。位字指地位，亦賅時期，位之不當，猶時之不宜，而因地位所拘，亦近詩去汝他適之意。果能去而遠之，則鼠亦何害？而爻辭則重貞厲貞以自保，厲以自立，則雖未恰合者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宣聖講義

此晉六五爻辭也。六五居外卦正位，卽離卦中位。外主乎陽，而爻爲陰。內交于坤，而位爲剛。故爻辭有悔亡失得勿恤之語。悔亡者在外多悔，以得中而亡。一也。內柔外剛，本末異趣，既招悔至終，獲免亡二也。陰德有險，陽位宜剛，剛險相乘，悔亦无及。三也。升者有降，騰者有伏，起伏殊志，悔亦俱亡。四也。蓋離德主麗，麗必以陽，如日中天，衆宿所繫。坤雖大地，亦一宿也。六五六二，內外同柔，本難相得，而離二陽在外，中夾一陰，六五恰被所夾，乃成附麗不離之情。此所以能孚坤而合德，分光而使明。德合光同，如鏡照形，影不能異，則所行无悔。不

待蓍龜，如正天之行，光明之舉，自然融洽，永无間言。則何悔之有哉？故悔亡二字，在情言爲无悔，在物言爲有而終亡，在德言爲不悔，不亡同達于道，以其能化也。化者不拘于相，不滯于物，不囿于行，故曰失得勿恤。或失或得，皆无可計也。譬之日光照物，物同生成，此得也。日去地下，物同暗滅，此失也。而日无與焉，謂之得不可，謂之失亦不可以。失得在物，非日之失得，而日更何恤乎。春夏生成，秋冬凋落，一也。溫熱和煦，寒涼淒哀，一也。在日不過行乎自然耳。此所謂大化者也。超乎象外，極乎神功，晉六五之所爲，已合于天地造化之妙者矣。柔以御剛，陰以育陽，通乎至道，歸于中行，則无往而不利矣。故曰往

吉无不利。言曰。上于天空。光明徹于四極。无物可阻。无障可蔽。是往吉无不利。亦自然而然者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六五位正時宜。无往不利。慶者。在大言慶。在小言吉。凡吉指一事或一方。慶則指一切。慶與喜有別。喜指自己。慶則與人同。如傳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是也。六五居上位。所往之利。不獨己也。實與萬物共之。如春日之升。大地同溫。萬類同生。是其利。无可紀極。非一方一地之限也。比諸一國。在上位者。德施普及。兆民。

同賴。雖發于一人。而及于全國。謂之有慶。言大眾共喜慶也。與爻辭。无不利句。應无不云者。猶无一不也。書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古聖人之懷。皆如天日明照四表。无一物不被其光澤也。晉全卦大用。見于六五一爻。在象如日之方中。天下萬物。同時生成。而不自見其功德。此爻辭所謂。失得勿恤也。恤字從心。心之所念。不發于念。即不生于心。不生于心。即无爲之爲。无思而中。无慮而得。純乎自然。何功何德。則失與得。均勿恤也。若果發于私。繫于物。則失必慆慆。得必欣欣。則物之情也。非聖神之境。天日之行。天日聖神。一任諸性。无思无爲。克中克正。晉六五之謂也。釋文僅就其用言。未及其本行。蓋爲占者。

釋也。推而盡之。則至誠之道。大化之功。天且不違。況于他物乎。故晉卦有道要存焉。能明其蘊。則可知地天泰之爲大水火既濟之爲和。風澤中孚之爲中矣。陰陽既協。剛柔以調。惟六五一爻。克稱是喻。揆之人事。則反不勝其柔。而多誤于失得之恤矣。爲其剛柔交互。內外抵牾。失既關心得。亦繫念不克明。物我之眞。達格致之妙。遂役役于物之盛衰。隆替時之寒暖。地之高卑。兢兢其損益。以隨數而生滅者也。更何足語于大化哉。故釋文僅就物言之也。物有時地之宜。非宜則敗。春夏生育。秋冬凋殘。在此爲慶。在彼爲悲。不可概視之。亦不得稱爲无不利。故六五爻。由上言爲道用。由下言爲物情。君子辨其

精粗。明其常變。則曉然爻辭之義矣。

上九。晋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客。

宣聖講義

此晉上九爻辭也。上九離卦之上。卽乾上九也。而以下爲坤。遂與乾離殊。在上曰角。如木之杪。物之尖。又以陽爻特出。亦有頭角崢嶸之象。大壯九三曰。羸其角。是陽未得突出也。今曰。晋其角。則以上九居全卦之顛。達升騰之極。有如攀山至頂。緣木陵空。晋以進爲用。進于至高。則无可再進。登峰造極。則當俯以瞰下。陵風御虛。則當返以瞻後。爲有進則有退。有升則有降也。角雖崇高。而漸銳隘。示其氣之且

弱勢之將約也。故在德用不宜過以期長保。高而不危。尊而不蹶。有戒于乾之亢龍有悔也。蓋下本坤靜之道。必孚于永貞之利。而爲離卦之終。又必揆于日昃之光。而先蓄其返照之明。此爻辭稱其大用曰。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以晋本文明之象。其終則反動于戈。離期生育之宏。而其至則變于爭討。伐邑者征其不服。責其悖德也。維繫以同用。方所向而有功。又以上九與九四合成光明。中間六五一陰。必維惟于戈。之是尚德教既不充沛。惟征伐之宜先。此有取于師卦之義也。師以五陰一陽。晉則四陰二陽。設本極則變之例。則亦同于五陰也。師以五陰一陽。晉則四陰二陽。設本極則變之例。則亦同于五陰也。

一陽之師比矣。陰衆則易爲姦朋。比之情。恆成罪惡。此晋本文明之極。禮教之餘。而不得不有取于征討也。在離上九。亦以位時當變。而有主用。出師征邑國之語。可見于戈玉帛。其用相須。雨露雷霆。其澤相等。仁以先之。義以繼之。教以率之。刑以齊之。固治道不易之規。亦天道好還之數也。厲吉无咎者。本乾之行成其剛也。貞吝者。鑒坤之德。戒于柔也。事之成敗。必持之以堅。物之盛衰。必發之以敏。有奮厲不退之志。方能成其進。絕懦思自餒之思。方能造其深。此貞厲二者之用有異也。前已分別釋及。茲特申述之。

凡卦皆內貞外悔。上九貞吝。以在外也。而厲與貞有進退行止之異。

進則宜厲。退則宜貞。行則以厲。守則以貞。此乾卦四德。貞在末也。他卦貞多吉。則以退守之利。此以貞爲吝。則以進行之宜。然上九位已窮。數已極。將何進乎。雖本離日之光環行而已。而依坤地之德。所利有方。上九在外言。則宜永推普進之旨。以大其功。而在內言。則宜返于靜守之思。以厚其本。故厲吉无咎。爲外也。原非全德。貞吝爲內也。豈真戾用哉。吝字原賅吝嗇與吝悔二義。前者對人言爲害于己。无傷。後者對事言爲失于心。有德。此吝有吉凶之別。而貞吝則雖不吉。亦非凶。果以吝于成德。不過自棄而已。若謂吝于求利。則轉爲賢者之志。況以貞而吝乎。既克自貞。雖吝奚害。不過稍嫌未大耳。德之不

廣。道之不宏。如將墜之日光。近冬之日景。則不得與日中或春夏比其豐烈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言上九位已極。時已窮。道以變。文德代以干戈。禮教易以征伐。此非復前之光明可比。正大可同。故曰未光。與爻辭貞吝二字相應。亦惜其德未大。功未宏耳。蓋以屆窮極之時。雖有雄才偉略。无所施布。雖抱奇謨異志。无由發皇。時位之所爲。卽氣數之所限。用晋者必明于進退之道。升降之方。以乘時致功爲先。毋失機。

債事爲戒。則自免貞吝之下。而无末光之譏也歟。

宗主附注

晉以日東昇成光明之象。而與剝相反。九月屬剝卦。剝以陽剝削成蔽暗之情。此兩卦有異應也。蓋有賓則有主。有往則有來。有先則有後。有外則有中。二卦亦猶賓主往來後先中外之殊耳。循晉言。則方升騰飛舞。其氣盛。其勢張。有愈進愈遠之概。循剝言。則臻衰頹荒落。其氣散。其勢窮。有漸行漸困之感。而皆應夫時。孚于數則以九爲陽之極。陽九之德。亦如日之中天。而秋爲氣之傷。季秋之時。乃同日之西薄。是則一終一始。一盛一衰。情景互呈。功用參

見。有必至者也。欲明天道。先覩人事。欲知未來。先察既往。斯二卦之宜合審也。秋老冬繼。水落土枯。霜露已零。風寒且至。是前之隆者倏變爲替。强者忽轉爲弱。數移勢易。時過境遷。豈偶然哉。學者細繹二卦象辭。即可得其同異之由來矣。

又曰。晉卦下爲明夷。二卦皆離坤合成離。在坤上爲晉。在下爲明夷。坤以柔勝。離以陽明。坤苟制離。陽乃益薄。歲十月爲坤。更无一陽可見。而在歲序。冬氣初至。陽固自潛。靜伏地中。以事培育。必待冬至。一陽來復。變坤爲震。始見地面之陽。斯時也。寒雪嚴霜。凝冰重凍。雖有微陽。不勝五陰。此生機之暢。必俟三陽開泰也。泰以地

天相交。陰陽相顧。不似離坤之互爲剛柔。祇分內外而已。如晉明夷。本一中女。一大母。二者皆陰。雖後天離代乾。而非乾可比。故在內爲陰。在外爲陽。以位爲定。以時爲宜。明夷離在坤下。固有異于晉。然以女居母下。亦非剛柔倒置者可比。離日之明。原无所異。祇由地上。祔之有異耳。如日與夜。日猶是也。而以地之背光者爲夜。冬與夏日。亦猶是也。而以地之遠光者爲冬。此晝夜之分。冬夏之別。不關乎日。祇在于地。地原圓體。亦无差別。而以地面人物所處不同。所感乃殊。如東半球之日。即西半球之夜。北半球之夏。即南半球之冬。是地之東西南北分域有異。而所附住之人物。隨之殊。

其感受耳。日既不二。地亦无差。通而論之。不得執其剛柔之說。陰陽之論。以繩離坤如乾坤也。故離卦中爲陰。明其原出于坤。剛雖多而在外。柔雖寡而得中。此以知離之德用。不得越乎坤。而日之光明。亦不得外乎地也。是則晉與明夷。雖有晝夜之辨。實卽地之一面。所承受有殊耳。一面爲晝。他一面卽夜。則一面爲晉者。他一面卽明夷。二者原不過內外之分而已。

又曰。以時言。五月爲姤。爲陽變陰。以晉卦言。則爲陽出陰。則姤爲遇。而晉爲進。二者雖異。實有似處。皆有所合。有所宜也。不合何遇。不宜何進。然合者以兩相投契。宜者則依一人之所便。一方之所

利。不復問所向。爲合爲否也。若就字義言。宜者義也。義者利也。乾。

卦利者義之和。傳曰。義者事之宜。是宜亦有合也。俗稱曰合宜。可

見宜必合。或合于人。或合于物。或合于事。皆與行不悖。方謂之宜。

晉之進也亦同。以坤之順。合離之明。離得坤之載。坤承離之光。兩

德相成。乃宜于進。而姤之爲用。與此有別。以天在上。巽在下。天下

風行。物與同化。是由上而下。由尊而卑。抑己從人。屈我伸物。故卦

象爲五陽讓一陰。如五月夏至爲陽極之時。而一陰生焉。陽盛而不

不陵陰。陰竭而不畏陽。兩者相讓以成其和。是有所爲也。爲求全

而不過。求底于中和。而不嫉妬。故名曰姤。姤與姤二字形近似。而

義則反。姤則非姤。姤則難姤。此間關係幾微。端在陰之善自處。故

字從女。皆取象于女子之行。而卦則法于陰善代陽。坤善承乾也。

陽極而陰代起。乾極而坤代承。此天地妙用。生化定規。不得易也。

故在晉爲進。在姤爲退。指陽言也。晉爲陽。上于陰。以自升。姤則陽

退避陰。以行讓。消息之道。卽盛衰之機。合而觀之。則俱有進退未

定。爭讓未決。而成升沉莫卜。成敗難言之象。此晉之與姤。實關夫

數者也。然數者久必變。時至則事殊。地遷則勢易。夏至之後。陰必

生。午未之過。晷必昃也。易以晉明夷爲往來。在晉則盛。至夷則傷。

此亦盛衰必至之數。猶晝之有夜。晦之有明。暑之有秋。熱之有涼。

也。月令姤之下卽遯。遯與明夷。又恰相映。乾坤主其上下。艮巽離往來其間。而天時已暗中換矣。讀易者要能參合各卦觀之。自明數之消長。事之得失矣。

宗主疏述

晉以上離下坤。所有卦用。皆兼二卦之德。故象爻各辭。多與坤離卦辭相近。坤卦象辭。稱君子以厚德載物。離卦象辭。稱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而晉卦象辭。則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是已合坤離之辭。定人道之則。坤稱厚德。言其博厚能載也。離稱繼明。言其光明遠照也。而晉兼之。故曰自昭明德。則以晉下本地道爲其根基。上

推日光宏其德用。上者下照。則无微不矚。下者順承。則无物不容。此地與日之德也。而人乃師法焉。昭其明德。廣其生成。達乎位育之域。純乎正大光明之道。博厚悠久之功也。即釋辭所稱柔麗中正。亦與麗乎大明相印證。皆離之德用也。離日无所不照。而受之者必有所麗。如物麗于地。雲麗于空。皆以麗而後見其功施。成其大用。此離又爲晉卦之主也。日雖懸于天空。光熱達于四表。乃天之明德也。惟聖人亦如之。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斯即人之明德也。明德之施。亦无物不被。乾九二爻所謂德施普也。乾不能自施。必假離以代。此後天離履乾位。而世界乃以日代天功也。日之

爲日。神用莫測。在天之空。包地之外。凡有物有質者。莫不賴日以生。以化。可見日之功。天功也。離之用。乾用也。乾得坤之順承。而得天地交泰。陰陽協孚。今晉亦以坤承離。得天之下。施成道之妙用。正與泰之交泰相似。雖離在上。實則已交。非如天地否之不通也。則以離原中女。而五爻爲陰居主位。雖屬離中。實爲坤位。雖屬陽主。實乃柔爻。可見其交孚之情。互易之跡。後天之日本。非純陽之乾。而升空之陽。仍將復下于地。是其上也。一時之行。非一上不下者。進也。一度之德。非久去不返者。故晉之大用。必因時而明。東升之時。與其西降也。異陵空之時。與其早晚也。殊爲其行既爲進。則

无一息停留。而天度周回。其進也。即其退也。不過依時刻定其稱耳。在朝爲進。過午爲退。以地爲主。光熱之盛時爲進。其衰也爲退。若自日言。則皆行也。皆進也。朝如是。夕亦然。午如是。夜亦然。春如是。秋亦然。夏如是。冬亦然。固无所分也。而自物言。則朝旦爲進。夜夕爲退。春夏爲進。秋冬爲退。則由其光熱辨之也。日自冬至始向北行。至夏至爲極。則在北爲進。在南又爲退矣。若一日夜之行。亦同。皆由受光熱者別其爲進或退耳。亦即本日之德用言也。若不問其德用。則固无進退之殊。來往之別。晉之爲進。正稱其德用耳。以德用稱。人師法之。亦必以昭其明德爲重。苟无明德。將何以稱

君子之名。人无明德。將何以稱三才之名。自昭明德。實人道之行。

君子所重。亦即晉之所謂進也。无德將奚進哉。

各卦辭凡涉想未定疑似之間。可有可无者。多用如若等字。離卦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出。涕沱若戚嗟若之類。皆言其想像所至。或竟如此。或不必如此。故用如若字以見意。晉卦辭亦然。如晉如摧如。晉如愁如。皆是以晉本賅行止。因人而定其爲進或非進。猶日之升與降。究爲進或退。均難執泥其辭。在此視爲進。在彼反爲退。在前視爲進。在後反爲退。其行同。其進前也同。而其所至則不同。則不得概定其稱。故用如字明之。初六之晉如摧如。即含

有一進一止之意。六二之晉如愁如。則含有其疾其徐之意。以初六雖升而猶在下。雖出而猶未顯。正如海天浴日。雲氣滃然。忽見忽藏。有若且進且止之象。以初爻猶初出地面。其行固進。其地尚低。其志固升。其處尚下。故有晉如摧如之辭。摧者挫折之也。平抑之也。將升而忽落。將止而又起。望之如進。待之如退。此固初六之用。同時地之所爲。而不克逕上直升也。六二亦然。六二居內中位。非在下也。而以柔蒞正位。其志怯懦。其行矜持。雖欲進而拘于位。雖欲騰而慮失所守。故有晉如愁如之辭。言其且進且留。憂思莫決也。人之有重寄者。不敢自輕。負大任者。不敢自肆。惜其身以隆

其業慎其動以成其名。此君子之所尚也。晉之六二有近之。如日之朝。其光正明。其溫正盈。苟爲雲所障。霧所蒙。則失其德用。而汚其令名。此君子戒懼于德之將大。業之將宏。固志于進取。求其成就之早。復慮其挫敗。受夫魔障之侵。此晉如明其將進。而愈崇高。愁如明其深憂。而有所警惕也。在晉卦固本升進之用。而爻辭多作疑似之辭者。誠以坤道主靜。吉協安貞。雖孚于離之光明。而仍不忘于順承。故行必謹嚴。志必循篤。不失坤靜之本德。乃克成其厚載之大功也。

在晉卦大體均爲吉利。以得時前進。自宜吉利。然勢盛易傾。行急

易仆。順之極。反爲逆。易之極。反成艱。此由人情忽于戒懼。忘其危害。恒以時勢可藉。智力可憑。而不知時勢易遷。智力有限。窮達相依。禍福相因。晉固宜進。而進中已寓退之機。晉固爲升。而升時已伏降之肇。是用晉者所當知也。卦辭警人于微。令人有備。故多設憂疑之語。戒慎之訓。則以防其漸。而豫爲之謀也。日之升也。逾午則漸斜。天之暑也。過秋則轉冷。皆此離日之所爲也。則進者必有退時。升者必有降日。因時而勇進。不思其退。必將徬徨于半途。以盛而飛揚。不顧其後。必將牴牾于他日。此智者審幾。達者明變。坤初六履霜堅冰之喻。即已明著爲教矣。晉既以坤合離。尤當細味。

此旨。陽與陰消長異時。日與夜晦明異德。乘陽之明者。宜防陰之

昧。得道之正者。宜屏用之邪。天數以循環。人道以中正。必以悠久。

爲主。不息爲先。則无在不光明。无方不正大。坤六二所謂直方大。

不習。无不利。即明其行之中。守之正。不隨時升降。不以位進退也。

晉爲進。前已言明。而其字形下爲日。明其取象于日之升也。古與縉搘均通用。是晉之進。有動作之象。非直前也。必如物之躍起氣之上騰。皆自卑而高。自下而上之狀。在易卦取名。多含有卦之德用。如需卦爲坎乾合。恰與晉對。坎對離。乾對坤。此先天八卦方位也。故需之與晉。亦成相反相應。晉爲進。需爲濡。進則突前。濡則中

阻。故晉爲飛騰之勢。需成濡滯之行。晉若高舉于空。需則淹留于下。此二卦相殊。正猶進與退。行與止也。而字亦含其義焉。需之爲象。雲上于天。是日光不明。與晉之日出大地者相反。一也。需之爲義。有所需求。是所持不足。與晉之出處光大者相反。二也。需之爲用。多冀于物。本乎情欲。而希醉飽。與晉之无所干求。得天錫賚。中心坦白。與時安和。亦相悖也。需之爲道。易貪易惰。群居務逸。言行欺詐。與晉之磊落光明。超乎流俗。內順外麗。神形康壯。又相悖也。故以字言。需加水爲濡。古本一字。濡則不快于行。與晉之通搘。晉正有爲。搘則獲其所持。亦正異也。晉雖以坤在下。而得離之光明。

下照。故能共成其德。需則以乾在下而限于坎之陷蔽阻滯。故反戾于自強。此需與晉適爲行止上大別之道。本乎晉則進而有成。本乎需則濡而多阻。此就二卦爻辭即可見者也。易辭一字均含多義。以天地間事事物物莫可盡述。而卦象有限。不得不求其相類。且能通一切者。以爲之辭。如晉需即其一例。晉爲進。而非徒進。以進必正大。必有成。必諧天時。必孚道德。非一進字即可盡其意。故不曰進而曰晉。正如需不曰要或求。亦以其要必合宜。求必合道。而卦兼濡滯之象。行必有趑趄之情。此所以名之爲需。以其可包各義耳。讀者于此。當細體會之。

明夷卦 ䷣ 離下 坤上

宣聖講義

明夷卦。以離合坤。亦同晉而離反在下。故謂之明夷。言明入地下也。以卦爻論。離二陽一陰。坤三陰。與晉同爲四陰一陽卦。陽在下爲陰蔽。如日西墜。光爲地所蔽。陽間于陰。欲進不得。欲升不可。此退亡之象。與晉相反。傳曰明夷誅也。蓋以明夷時當幽暗。道當晦塞。行多蔽障。勢多挫阻。則非光明正大可也。夜行者君子之羞。昧進者小人之志。廁身于邪僻之處。躡足于宵小之間。果冒昧以求榮。必詭隨以戾道。若挺拔以脫俗。必誣陷以遭刑。故進止皆難免于誅而去留之匪。

易也。夫夷者傷也。平也。刪削之謂平。克伐之謂傷。如芟夷是也。邪正不並存。明昧不同行。君子小人所攸分。而時違地偏。不得夫公平。在上者昏庸紊亂。在下者奸宄橫行。此衰世也。將難以圖存。故傳稱爲誅。明示其不可免也。誅與賞對。晉以有德有功而受賞。明夷則以失道失勢而被誅。此圖由君子言也。若在小人。倖進取容。謫行得寵。明私爲惡淫邪以逞。自以爲得志。而終必遭天戮。德之不齊。理之不講。權勢有時盡。則駢首市曹。繫身囹圄。君子猶或非其罪。小人則實敝其辜。此誅字乃概良莠言之也。正如日之既西。則不論高卑而俱暗。時之已夜。則不問主客而皆息。爲其時地所爲。非但一方一族之所。

關也。而君子則尤當重視焉。以其爲道之所存。德之所明。言行足爲世法。行止必以光明。故當暗昧之時。必取法于君子之行。雖不免于誅夷。而有道以全其性命。或亡。或囚。以正爲訓。罪至不辭。法加自忍。情以誠覓。志以行證。儘當世之汶汶而協乎遯世無悶。任他人之紛紛。而確乎知止有定。此明夷不害其傷。雖誅亦无所悔吝也。以晉爲進。進者易損。進之不已。變而爲傷。此明夷之由晉變也。依辭義明指離曰明夷。卽日之傷也。雖非日傷。光之損也。晉以光盛而有功。明夷以光傷而多過。光者明之本。无光无明。光之不足。明乃暗焉。此明夷以離在下。光爲地蔽。而成明傷。明既傷矣。將何以照。如人目之不明。

將何以視。推之在上者不聰不明。將何以辨邪。正察善惡哉。則明夷之傷。不獨言明之傷。實包視之不見。不獨目之不見。且包辨察之不明也。夫不明與不明。遇其傷必大。如盲人瞎馬之險也。在上不明。任其臣下之姦。則民人莫不傷矣。故明夷之傷。實天下之傷。非一人一物之謂也。人而遇无目者不可與爭。視國而遇无明者不可與論。辨察以其視邪。亦若正視善亦若惡。苟强爭之。反觸其忌。此亂世君子惟有誅責囚亡而已。君子不免誅責囚亡。是君子之傷。卽人道之傷。民以君子爲保。失君子卽失其保。失保之國。欲其不傷得乎。此明夷之時。惟商紂之時。文王之囚辱。箕子之逃亡。足以喻之。以其所傷漸讀者可知明夷爲誅與傷之義矣。

宗主附注

明夷與晉。一往一來。實則坤離兩卦上下之異而已。在晉離居坤上。如日出地面。明夷離移坤下。如日入地中。然地中非土中也。地原圓體。上下皆空。日在空中。亦未嘗附于地。不過光所及。祇地一面。晉照陽面。明夷則照其陰面。日猶一也。而地有別。人道重陽。易亦以陽爲主。日光在陽面爲地上大明之時。則謂之晉。迨日光下于地。雖陰面亦如陽之光明。而陽面反成黑暗。故謂之明夷。此易

之取名。本乎陽言也。亦卽本乎在陽面所居之人而言。蓋地无论

何面。皆有明暗時。皆有人物生存其上。此之爲陽。卽彼之陰。此之

爲明。卽彼之暗。實不過時之差位之異耳。苟合日與地言。初无所谓

謂晉明夷之分。固无所谓陽與陰之特別區域。凡受光者。則爲晉

爲陽。背光者。則爲明夷爲陰。祇可視之爲日與夜耳。晉爲晝。明夷

爲夜。日之光明未改。地之承受未停。所視爲改或異者。此地面之人物已耳。地固无上下。无背面。日更无朝夕。无近遠。其光久明。其熱永在。地雖自有遠近之度。向背之差。而自天空言。所關亦甚微。易之所以必爲別之者。亦以人物耳。人物旣胥賴日以生成長育。

以離合變化。則必先辨其向背之道。遠近之數。而後可以測其生化之本。發育之原。此以晉明夷分狀其晝夜之象。而見夫陰陽之異用。生滅之殊途也。故晉爲吉利。明夷則否。晉爲進而有功。明夷則退而獲罪。晉爲榮升邀賞之日。明夷則爲逃亡被誅之時。雖言天道。實指人事。讀者須先體會之也。

宗主疏述

明夷與晉皆稱明。不稱日者。以離固象日。亦象火。而以德用言。皆明也。日之光。火之燄。雖發于其體。而所被者乃爲明。蓋无明則日。火之功用不著。雖有其體。不足稱其德。日之照物。非日體之加于

物。乃光明之被于物也。物之去日遠矣。而其所接之明。則咫尺不離。是日之德用。必以明稱也。明對暗言。无明即暗。如日之晝。光被一地。是爲天下之明。明既入地。乃變爲暗。如日之夜。大地同暗。是爲天下之夜。明夜皆以光爲主。光之所向爲明。所背爲夜。日固未嘗一時大。亦未嘗一時少其光。此晉與明夷。但以明稱。不得以日言也。日之體大矣。行于空中。所照者遠且廣。原无明暗之分。其所受之地或他宿有向背。始有明暗。此明與夜。乃由所受者言。非日爲之明暗也。晉爲明。明夷爲暗。所繫在坤。非關夫離已。如前言。坤在下則明。在上則夜。亦以地之一面言。地同而所受之光異。分爲

即光也。光入地中。即光照地之下面。光雖未易。而地已有。一半暗。一半明。明者。爲晉。暗則明夷。故晉字日在下。示自下上也。明夷明字在上。示自上下也。夷者平也。明之上。曰升。下曰平。平猶降也。言自天空漸行及地平線而西墜也。夷又易也。交易之意。古稱東方曰夷。以其與中國交易。而自異其類也。明夷亦含日月互易。而日西下。月東升。光自日出。而東易爲月。月之明。即日之明。是明夷有光明互易之義。在字言。夷爲傷。明之傷。即光之暗。以爲物蔽障。不得見其光明。日入地平。光爲地蔽。地上人物不見其明。是曰明夷。言明即傷于所蔽。而希明者不得其明。亦自傷也。如大地即夜。人

夜。地面之冬人之冬。地面之夏人之夏。人固視地所承受者爲其所承受也。雖高峯有異于邃谷。隆峯有異于海洋。然以一方言。則所差亦僅。則以日之行有度。地之動有規。必其向光之時。始有大明之照。必其直近之日。始爲溫煖之時。以日與地非連附者也。同憑于空。而託于氣。即隨天以運行不息。則依數而周旋无端。此之謂天道。聖哲之士所難盡知者也。謂日爲懸。則孰爲之軸。謂地爲平行。則孰爲之基。謂皆行于空。則孰盡其道而莫之越。謂皆固于伍。則孰引其光而以時還。此天道之冥冥。有非智之所能測也。然吾人但就其所習見。推其所當然。則可知其朝必有暮。夜必有旦。乎。

春必有夏。秋必有冬。以循廻不息之行。定往復有稽之度。則可見晉之後。必繼以明夷。而光明之餘。必臻諸暗昧。此盛衰之理。隆替之情。天且不違。而况人乎。故聖人示易欲因變以知常。由常以防變。豈徒狀朝夕之日。見明暗之時。而指天道爲已知耶。故天者人之所法。時者人之所貴。數者人之所倚。道者人之所以。德者人之所仿。觀于二卦之同異。與夫吉凶禍福之所成。則可以明易數矣。

明夷利艱貞

此明夷全卦象辭也。明夷內離外坤。陰在表而陽在裏。如日下入地之象。故曰明夷。夷傷也。易也。滅也。以日之光隱于地下。地上不得見。名之明夷。稱明不稱日者。非日之滅。乃光之蔽。非光之息。乃明之潛。光與明有別。如日之景照及物者曰光。若不見其景。而物仍顯形。則與暗對。室內不見日光。而有門窗。不阻其明。物背不被日光。而在白晝。仍受其明。高山之下。日光不至。明則无異。朝夕之時。日光未射。明亦未泯。是卦以明稱。不及日或光者。祇以物能顯形。爲限耳。明之生也。必日之升于地面。明之滅也。必日之墜于地下。若風雨晝晦。密室

常暗。非明之生滅。乃物爲之蔽也。然日入地下。亦地爲之蔽。而稱明夷者。則以地有異于雲或室所蔽。至廣爲暗。至遠。凡同在地面。无不因日入而暗。故稱之曰明夷。實卽日入地下。爲夜中之象也。夫行路者。必以明。視物者。必以目。照夜者。必以燭。若夜中无燭。人生无目。則不見物。爲其不明。則无所見。爲其不能見。則不便于行。如瞽者。必賴人之扶持。設不慎。則有傾墜之禍。此明夷之大用。在以艱貞爲利也。艱者。忍其艱難而不前。貞者。堅其節操而知止。既以艱貞爲利。則其不便。于行可知。天下所恃。以爲生存者。光明之道。所藉以爲安樂者。正大之行。明夷則與之反。黑暗之時。顛沛之地。昏迷之道。蒙昧之情。

將何如以行哉。坤重陰也。而在日之表。如以帛束日。以罩蒙燈。則白刃當前。而不知避。深淵及足。而不知止。此明夷之可畏。而徒利艱貞也。艱則知其險。而自忍。貞則防其害。而自守。忍以守。則不犯難行。而仍保其身。不涉險阻。而終達于道。此君子處危亂之時。居艱危之邦。所取法者也。乾卦四德。貞居其末。利在其次。明夷象辭。但以利艱貞爲訓。足見其重在謹守。而不希亨達也。合之時。序利貞猶秋冬也。秋收冬藏。萬物同寂。則有行亦无可進。況險阻艱難。歷歷在前乎。故利艱貞三字。分言之。合于四德。而志宜退守。合言之。則有歷盡艱辛。自返于慎約。而永保其貞。斯卽與晉相反之行。可互參也。晉以進爲志。

明夷則退。晉以升爲用。明夷則屈。晉以功德受賞。明夷則罹法章。當誅。晉以光明得利。明夷則以幽暗成傷。此讀象辭。即可辨其用之異。道之殊也。

明夷固不宜于進行。而以君子處之。則仍有善身之道。則以卦象坤在外。坤道柔靜。安貞自守。无時不臧。內爲離。文明在中。和易自持。如人誠于中。而以柔行諸外。安于內。而以靜處諸物。進止自在。憂樂不關于懷。艱苦不渝治亂。不違于道。則順時有守。不以物而疚于心。保道爲行。不以得失而喪所守。蓋明夷雖暗昧。吾心則終光明。時世雖艱危。我行則永坦適。此君子以道淑世。以德匡時者也。貧賤不以易

其操屈辱不以改其節。困苦不以移其志。顛沛不以墮其行。故不獨避難。且能靖難。不獨免害。且能祛害。則利艱貞之所謂也。人之所畏。我弗卹焉。人之所慕。我弗忮焉。則伸屈无于心。升沉不介于意。時止則止。遯世無悶。履險如夷。逢凶化吉。此明夷之君子。猶物之遇冬則蟄。草木之已霜。則先棄其葉。而培其根也。人生如寄。物生如遞。孰爲之耶。不外夫日之光明與溫熱也。夜則憩息。冬則閉藏。亦惟順日之晦明。時之寒燠而已。明夷果不可爲哉。守我文明。遵彼柔順。則所行自利。而永執厥中。此卽利艱貞之道。如文王箕子之所爲也。更何咎焉。故象辭但示此三字。不及吉凶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宣聖講義

此申繹彖辭之義。明全卦大用。不人道大則也。明夷爲卦名。而有取于物。凡卦皆有取象。除八卦外。如屯蒙需訟師比以下六十四卦。或象事類。取義不一。皆有所象。則同。如明夷固以暗夜爲象。而物之爲蔽障。事事爲暗昧者。亦皆象之。以物言。如雲霧之蔽空巖谷之隱明。固可視爲明夷。而推之如大鳥之翼。密室之帷。有所蔽于光明。使物生黑暗者。亦可取象。更推之人事之幽昧。行爲之詭秘。迹近遮掩。情

同蒙蓋。有失光明者。亦莫不類于明夷。蓋明夷與晉反。晉以明著于外。明夷則反藏于內。晉以光耀于遠。明夷則反翳于近。是明夷之用。以暗昧也。彖辭釋卦象曰。明入地中。明夷。以見明夷之名所由來。卦離在坤下。如日入地中。地中卽地下。明入地下。地上莫之見。是地上人物皆失其明。瞽目曰失明。以不見物也。日入地下。大地同暗。有目亦如瞽。故曰明夷。言傷其明也。然明夷雖傷其明。非人物自傷其目。乃因天黑不得見物。祇曰明夷。示其過在時也。時由位明。晉以離在上。爲時之明。此以離在下。爲時之暗。時雖異。而明之爲明。尙未改。故曰傷明。不曰无明。若竟无日。則无明矣。日仍在空。不過地爲之蔽。離

仍在卦。不過坤爲之障。此明夷之象。實以坤蔽離明。而非離不自明也。卽以離在內。則內爲文明。坤在外。則外爲柔順。柔順固坤之德。不稱陰昧。而曰柔順。明時雖陰暗。而用宜柔順。坤者地道也。陰不先天。地不先天。坤雖在外。不得以其乘。時在位。而自喪其柔順之德也。斯易教微旨。蓋示人以應時之道。順變之方。舍短取長。隱惡揚善。不以時之陰暗而隨之。乃本于德之柔順。而仿之。故釋又稱爲內文明而外柔順也。柔順者陰道也。陽之不振。率而從陰。是大難之世也。君子不離時以生。不逃世以存。時暗而世難。則不得漠然无與。則惟有坦然直受。故曰以蒙大難。以字連上句言。謂君子以內文明外柔順之。

道蒙時世之大難也。時世雖難。吾德不回。時世雖暗。吾行不昧。此文王處明夷之道也。文王當商紂之際。朝政失綱。惄于群小。幽囚獲罪。幾不自保。而卒能遇難不害。履險如夷者。則以其深明明夷之易教。內保其文明。外示其柔順。詩所謂憂心悄悄。又所謂小心翼翼者也。悄悄見其外行之順。翼翼見其內心之明。此文王因明夷之教。而有以處明夷之世也。

利艱貞晦其明。乃言明夷之時。天地且自蔽其明。吾人自當取法以自晦。其明晦猶蔽也。晦其明。非不明。乃蔽之。不以明示物。如行夜者。自籠燭。則內明而外不能逃其照。如視物者。自御鏡。則光凝而形不含一陰。以成日之精明。雖坤重陰蔽之。而光仍充盈于中。時至則昭于天下。故晦明爲育其明。而非自害其視。艱貞爲成其利用。而非自棄其守持。此人道之明夷。即重在三字也。以晦明而不欲昭于外。則其丁于時艱可知。以艱貞而克成其利。則其堅于正志可見。內卹于難。而不忘其正志。則雖佯狂不爲病。逃亡不爲疏。則于奴隸不爲

辱。羈于刑役不爲屈。此箕子之明夷也。箕子病于時君之邪。朝政之敗。宗社之不保。家國之必亡。不得諫正于前。不得逃徙于外。乃佯狂爲奴。役身下隸。以期匡救于後日。苦心遠慮。忍性屈行。又與文王有異。文王爲疏。箕子爲親。文王爲遠。箕子爲近。故文王能體坤而行其柔順之道。箕子則不得不鑒于離之附麗。而出于晦明之行。成其艱貞之志。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內難則有其近親之情。正志則明其艱貞之利。以明行暗。以正從邪。委曲求全。欲不佯狂爲奴。不可得也。故一卦有內外之異。主客之殊。時同而人自分。世一而境自別。行有所擇。志有所辨。文王箕子皆是取法者。而所爲迥殊。時位攸關。出處

以判。親疏所繫。情志不同。此二聖者。易地則皆然矣。

宗主附注

明夷彖辭。利艱貞三字。可分讀。亦可合讀。分讀則言明夷賊四德之二。卽利與貞而艱字介其間。上屬利爲艱于利。下屬貞爲艱。以守貞實則不外艱難困苦之義。雖有利貞之德。必先艱苦之行。能

艱苦。則能達利貞之用。不能艱苦。則雖有其德。而无其功。此一艱字爲最重要也。若合讀之。則言明夷之用。祇有利艱貞之道。如坤卦所稱利牝馬之貞是也。明夷坤在外。亦本坤之德用。坤利牝馬

之貞。卽明所利上于牝馬之貞。非乾之具全德者可比。坤地也。地

居天下。其用有限。其行有疆。故其德有定量。明夷亦然。利止于艱。

貞非艱。貞自持。則利反爲害。以其時之不適位。之不當。果乘艱苦之行。貞固之志。則不獨不得利。其禍且不旋踵。爲明夷暗昧之世。昏迷之時。進退均難。動定易蹶。惟有知其艱難。而自惕勵。見其迷惘。而自慎戒。勉于行止。嚴于把持。不失其貞。則物我不溷。不悖其道。則人已同諧。此利艱貞三字。重在明天道。示人道也。天道渺茫。人道踐實。天道變化。人道守常。誠以明夷本坤之德。推柔靜之義。先安貞之吉也。細讀坤卦六爻辭象。即可見明夷彖辭之微旨矣。

又曰明夷釋象辭。引文王箕子分釋明夷之用。二人行止不同。而

遭逢時難。則一文王爲之臣。以當紂之世上。不見諒于君下。不見信于僚屬。舉國昏亂。莫可辨白。以其疏遠。不宜過于諫諍。乃安于幽囚。終以恭謹。此卽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之道。本于卦象。坤在外。外則以柔順之德。邀安貞之吉也。箕子爲之親。故以紂之君卽切于親近之情。又定于君臣之義。身爲元老。不能匡救朝廷。之非。心念危亡。不能逃遁海陬之外。此以佯狂自病。取辱不辭。期以苦心救君之非。忍性感衆之志。此卽自晦其明。內艱而正志之道。本于卦象。離在坤下。潛光和塵。既不克悖于離麗之情。又不得昭其離明之德。委曲求全。艱苦不二。故能體明夷之用。應明夷之時。

也。二人皆不免于傷或誅。而其成則異。文王終還其國。光昭其德。

厚撫其民。卒開有周之業。箕子則降志辱身。无濟于時。勤心忍性。无回于數。終視商社之屋。徒留禾黍之悲。雖亡國之餘。猶邀興君之顧。邊疆之土。猶與分茅之榮。其志之苦樂不同。其行之廣狹。大別。則不外所處地有內外之異。于其君有遠近親疏之分耳。故卦一而人之用也。各不類。爻一而事之置也。各異。宜明夷雖同。而文王箕子之行則別。行雖別。而文王箕子之聖則仍同。所謂易地皆然。不可以其同而忘其異。亦不得執其異而非其同。彖辭特分明言之足。見其有益人道大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涒衆。用晦而明。

宣聖講義

此申明明夷全卦象辭。由天道而推及人道也。明夷丁時之艱爲天道之變。而人道則因天變以立常行。此象辭之義。係推彖辭天時之變。更明人道之正用也。以明夷坤在外。衆陰包一陽。離在內。正位失其主。二五爲內外正位。而皆陰。可見明夷之時。主暗于上。群奸蒙蔽于下。國亂民危。政窳法敝之日也。然易象之辭爲人道言。人道之本。以君子爲則。故在彖辭釋時之非。天之變。而見君子處變之道。今在象辭。則由變以明正。由難以知易。使君子鑒于天時。而順其變。明于

理數而立其常。變者不渝其初。常者永執其正。是君子之于明夷。仍有爲也。明入地中。爲明之傷。實明之晦。地蔽天日。光明不久。天下同暗。人物同昏。此用晦之時。不宜獨明也。然明夷非无明。乃明不昭。非永暗。乃時未見。則明存于內。光待其曙。天日永不息其軌。大地終復還于明。此黑夜之必有曉也。人之處世。亦如之。時雖不明。吾心自昭。世雖丁變。吾行自正。君子者衆所望也。亦猶日之在空。萬物所共仰也。夜則盼其復曙。冬則希其早春。生機所存。玄德之秉。故有日則天无永暗之時。歲无久寒之理。爲其往必復也。晦者必明。變者必正。艱者必易。亂者必平。此君子雖在下。而猶能撫有衆也。衆以君子爲主。

不必位也。君子以衆爲所養。不必以祿也。故蒞衆不必高位。而明夷之高位。方无以蒞其衆。如商紂之在位。民皆叛離。文王雖在下。反爲民所歸附。是卽君子蒞衆之例。不以位也。君子祇以德懷民。以恩綏衆。以仁育物。仁德之至。天下歸心。此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一也。而商紂雖居天下之尊。乃不若西伯之得衆。可見明夷之世。惟君子能蒞衆也。然衆心所服者德。衆志所望者仁。仁德不敷。雖衆亦散。衆叛親離。位誰與保。此紂之必滅。周之必興。全在能蒞衆與否。而惟在明夷之明也。若非其時。則君子在位。蒞衆不足爲稱。明夷之蒞衆。正以其在下也。在下得衆。乃德之所感。仁之所來。旣非位之所宜。則爲用之。

所變以乘時得位曰正。非時无位曰變。變以敵正必順以爲常。此用晦而明之爲貴也。用晦者順變而明者復常常雖未復終且至焉。明雖未昭終且見焉。如日之夜終必平焉。商紂之不道終必照焉。君子之晦終必明焉。天下之亂終必平焉。商紂之不道終必禪焉。周文王之在下終必代興焉。此卽用晦而明之義也。用晦者外也。明者中也。艱貞之利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之行也。故用晦以御時之變。用明以復道之正。人見其愈晦而愈明也。如文王不辭人辱。不避險難。三分有二。仍以服殷。此其晦也。而世懷其德。民歸其仁。天下相望。惟恐或後。此其明也。明者卽明明德于天下之明。書所謂光被四表者也。

在卦象四陰二陽。陽寡陰衆。易道重陽。寡則爲貴。故有蒞衆之象。蒞臨也。陽以臨陰。亦如地澤臨。以二陽臨四陰也。陽升陰降。互若主客。而陽能育陰。剛能正柔。此蒞衆之所由稱也。以陽在內。且二爻爲陰間之陽。爲陰蔽。其光不顯。故雖蒞衆。而必用晦。以自潛其德。幽其光也。德雖潛而終明。光雖幽而終昭。久蟄者必啓。久屈者必伸。時移事變。終明以履常。此君子體用之備也。明夷故不易爲。而君子不敢少逸。明夷故不宜進。而君子則毋或忘于成德。雖在下而猶懷其民。雖遇難而猶卹其衆。此文王之聖。視民如傷之心也。夷傷也。明夷爲明。

之傷。卽民之傷。民不得明者。爲之君上。則其傷。豈止于不明哉。文王憂之。乃思有以濟之。此明夷彖辭利艱貞一語。足以見其憂思之未已。周公志之。乃申述其義于釋彖文。更明揭內明外順。以蒙大難。以示文王視民如傷。憂心悄悄。更未敢有越厥志。小心翼翼。順帝之則。无非爲明夷之世。君子蒞衆之懷。用晦而明之道也。故合三節讀之。可以直探文王作易之苦。心焦慮爲天下民衆撥亂反正之切。而其希圖悟君之改過。革其左右之奸宄。周公乃特引箕子爲之證。一則見其時之艱。道之蔽。一則見其所處之不易。所求之不得。更有微義。則在述明武王伐紂之非得已。文王得衆之非有私圖。彼至親尊如

箕子。尙不克免于狂奴之辱。則疏遠如文王者。其能幸脫刑戮。誠豈易哉。故讀明夷之辭。固不獨示後世君子處時艱之道已耳。

宗主附注

明夷總釋象辭。君子以蒞象用晦而明。此義後人講釋多未明瞭。易經立言之旨。與彖辭稱利艱貞爲全卦大用。釋文以內文明外柔順。引文王爲喻。內艱正志。引箕子爲喻。皆指臣下言。以明夷之時。君子多不得志。屈辱所不免也。而彖辭則又稱君子以蒞衆。是指在上位言。與彖辭有異。彖辭專重人道。而略天時。不似彖辭之先天數後人事也。彖辭既以人道爲主。則無論世之治亂。時之安

危。凡在上位。宜盡人道之本。在下位。當本人道之規。如文王箕子。

乃在下位之所爲。順應時艱。保全臣節。不得違天悖數。以求亨利。

若丁明夷之世。而爲上位之君。則不得諉于時艱。隨其主德。自當

本畏天之訓。崇敬予之戒。而自惕焉。以先安撫其民。位育其衆。知

天之方怒。則不敢顯其威儀。察時之易迷。則不敢忘其明夷。故曰

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人未省明夷之有君執。謂易祗重臣下。又

未明明夷之可解脫。疑天道祗宜退藏。是以象辭與彖之異。同多

不克明其所謂。而予蒞衆一語。則含糊解釋。殊非聖人示教之意

也。蒞衆之道。在平治時易。在艱危時難。惟其當明夷之時。尤見須

撫綏之道。惟其際迷亂之國。尤必賴明畏之君。不問爲商或周。苟能昭其德行乎仁。以安其民。綏其衆。則天命必歸。人情必服。此文王終以西伯而開有周之基也。商之不保。紂失其蒞衆之道。非天之罪。周之代興。文武得其蒞衆之功。非天之功。故蒞衆一語。乃興亡之所關。亦治亂之所本。人知蒞衆之賢。莫如堯舜。而不知蒞衆之難。莫如湯武。蓋在其位者。不得耀其能。无其基者。方足顯其德。湯文武乃臣下也。終以德之普施。天命乃降。民心乃歸。以履帝位。以撫有衆。時艱以平。世亂以治。明夷易而泰。豈非善用象辭者乎。以平日言。蒞衆故貴乎明察。而在亂世則不宜。如必以察察爲明。

則奸宄反乘隙以進。此桀紂也。桀紂非昏庸也。其智勇均有過于人。而足害其身敗其國。卽不知蒞衆之道。在用晦而明也。

又曰前所講釋象辭義未盡。茲續之。蒞衆用晦而明句。雖指明夷

之君子。而推原其義。則凡關乎蒞衆之道。實以此語爲要。固不獨

明夷之時。危亂之世也。衆字不必限于人民。凡多人集處。皆謂之

衆。一國則爲庶民。一家則爲族屬。一鄉則爲鄰里。一署則爲僚采。

一軍則爲士卒。一校則爲弟子。皆衆也。皆有其蒞衆之道。卽小如

一店之夥友。一宅之僮婢。一廠之工徒。一社之役夫。果爲所事奔

馳。所執勞役。必先有其賢良長上。率之有方。御之有禮。方可善其

業。收其功。此則蒞衆之道所見也。衆者受令之人。蒞者發令之主。不問爲官長。或尊師。或主人。或管事。果能指使其下。督率其儕。亦皆必明蒞衆之道。而後可盡其職。成其業。所謂蒞衆之道。究何指。斯亦卽易明夷象辭所稱。用晦而明四字而已。蓋蒞衆非易事也。人益多。情益紛。志益亂。國之民庶。軍之卒伍。固最難駕馭。指揮使之心。悅誠服。卽家之子女。店之工役。亦非有周密教育之功。詳慎監察之力。不足以撫綏就範。勉任勞誠。以人心難齊。智能各異。是非曲直。辨之太過。必愈紛爭。賞罰屈伸。執之失平。必多怨懟。此用晦而明一語。固已概括其要矣。衆之必有長。猶國之必有主。軍

之必有帥。家之必有尊。長之蒞衆。猶主之臨民。帥之統卒。尊之率下。親盡其愛。則恩之所施。尊盡其敬。則威之所被。二者闕一。必將无以懷之。綏之。二者若過不及。亦將无以平之。正之。故蒞衆者必明衆情。辨衆志。而必有溫煦之德。以示其恩。有嚴肅之法。以示其威。此卽用晦而明之所謂也。惟晦則无察。察傷于苛刻。而永保其仁慈。惟明則无汶。汶陷于昏庸。而長有其嚴正。既寬以暢其和氣。推天地之生機。復猛以壯其威儀。本日月之明照。斯衆情畢顯。衆志咸同。更有不聽命不協忠者哉。此明夷象辭所稱。實爲蒞衆最要之道。讀者當勿忽諸。

又曰明夷之用。不外以坤之柔靜行于外。以離之文明存于中。而坤重陰。陰蔽陽光。如雲蔽日。人之用明夷。如行暗夜。如入暗室。目雖不見。心自通明。此象辭用晦而明。實爲人道大則。蓋亂世固宜韜光養晦。卽平時亦應含和同塵。聰明祗在自心。渾厚以接萬物。此乃人生必循之道。不必爲明夷也。故中庸曰君子之道。闔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總不外用晦而明之意。誠以顯與隱。若表裏。暗與昏。若中外物。皆有中外之差。表裏之辨。不可齊也。以表顯者。隱其裏。以外昭者。昏其中。是小人務爲文飾。而終于自欺。卽所謂的然日亡者也。君子則畏名之張。

而先飭其行。惡聲華之露。而豫約其精明。故中心昭昭。而外若昏。裏志顯著。而表若隱。此所謂闇然日章。費而隱者。亦卽明夷。象辭用晦。而明之道也。惟其晦而後明。隱而後顯。不使鋒鏝外露。則接相與。則物皆盡其用。人皆盡其情。此則蒞衆之最要者。惟君子爲能之。

宗主疏述

前言象辭蒞衆之道。在能用晦而明。此千古以來臨民要術。用明則晦。用晦則明。譬如視物。由暗中視明處。則情景畢顯。若由明處

視暗中。反一物不見。非目光之殊。乃用目之異也。故象辭特揭一用字。用晦非眞晦也。雖在光明之時。亦宜隱蔽其視察之力。即由暗窺明之意。果用明以爲明。則物態紛陳。光色已雜。如聚五色。日中欲辨其真色。輒不可得。此卽由明窺暗之意。明如在外。而內反迷亂。明如在中。則外自清澄。鏡能照物。爲其不透光也。燈能顯物。爲其在暗處也。故用晦者。實足成其明。人之自詡聰明。視事物无可隱蔽者。而往往爲事物所欺。卽祇知用明。而不知用晦之過也。爲民上者。尤不宜以明爲明。衆情旣紛。衆志且異。偶有未察。必招爭論。是以君子不用明而用晦焉。俗云不癡不聾。不作阿姑阿翁。

正以其癡聾成其聰明也。聰明固人所喜。而不知原出于癡聾。故老氏曰。大智若愚。惟愚始成其智。一用其智。必反生其蔽。是智之宜藏。易傳所稱顯諸仁。藏諸用。用即智也。用晦者。即藏智之謂也。在安治之日。猶當韜光藏智。況在明夷之日乎。書曰。遵養時晦。固不獨蒞衆之道。抑亦順時應變之行也。明夷象辭特拈出之。非无由也。

又曰。所謂智與愚固難言。夫子稱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无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即足證明夷象辭之義。蓋甯之愚。即象辭用晦之意。非真愚也。一人之智愚。决无因治亂而異之。

理。則所謂智。不過以明用明。所謂愚。不過以晦用明。用有不同。其成乃異。是用晦者。不失其明。用愚者。不失其智。大智若愚。亦祇是以愚成其智而已。豈真愚哉。明夷之用晦。非不欲明也。以時之晦。乃用晦。達其成明之道。故用晦之下。仍揭而明二字。足見用晦正求明也。因明之不易。非時之明。適增其晦。惟于晦中求明。始得其明。此明夷宜行寧。武子邦无道之愚也。然象辭大旨。不僅重在用晦。而重在以用晦而明。成其蒞衆之道。此原辭稱君子以蒞衆也。言以聖人處明夷之道。推而及于君子蒞衆之道。聖人處明夷。必用晦而明。君子之蒞衆。亦必用晦而明。是蒞衆與處明夷有

同要焉。即如甯武子之愚。不必以治亂爲限。此則大智若愚之謂也。

以處亂世。乃在下之事。而蒞衆則在上也。在上位者。宜時懷冰

淵之戒。恆存憂患之心。不問爲何世也。在明夷之世。固當如此。在

盛治之世。亦不可忽。爲民衆不易臨也。故傳有云。民猶水也。能載舟。亦能覆舟。可見蒞衆之要。正與在下位者之處亂世。同其兢兢

業業也。易之立辭。專爲示教。因明夷之用。而示及蒞衆之道。故用

以字。明其所推。推用晦而明之效。乃達夫臨下有方之功。二者似一。而實二也。則以在下與在上殊耳。易教概本象數之用。闡明人道之規。而特著于各卦象辭。讀者幸勿忽焉。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丁宁。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宣聖講義

此明夷初九爻辭也。明夷下爲離。初爻卽離下爻。小與乾初九相類。而以上合坤。則與乾殊。乾爲潛。此則爲飛。潛于下者不動。飛于上者不進。故飛而垂其翼。以雖上而終降。雖展而終斂也。此有取喻于鳥之自空下墜。物自上下降。雖稱飛而不名其爲鳥或物。則以有類于自上而下。非類于鳥與物。如鳥飛下地。物墜下地。皆與初九同。言明夷于飛者。以明夷原有似于翼之蔽空。雲之遮天。有翳其明明。受其傷也。雲之飛也。亦自上下而復自下升。亦如日之光明。升于東而沉

于西鳥之飛也。自枝上升而復自空落地亦猶明夷之飛自垂其翼。翼展則升。垂則降。雖有于飛之象而不免垂翼者。以終當降落。不克升進也。乾之潛也。以不欲升。明夷之降也。以不能升。事同而志異。則以明夷剛在下。上爲陰所障。不似乾之純陽也。初九无位升。固不能飛。亦難久。以離日之似鳥善飛。而以初爻之在下易降。占有以之明于進退之道。出入之情。正如鳥因日暮。倦飛自還。雲以風生。任情自落。境過志易。不得常駐。則一日夜之間。明暗已殊。作息有別。初九猶將晚。且息之時。正萬物歸休之候。故有于飛垂翼之情。于飛言其已升。垂翼狀其將下。作息既別。行止自分。而初九陽也。陽志在動。雖在

下而猶思上。雖將潛而仍思飛。此君子有于行之備也。行之與止。亦如明之與暗。止者復行。暗者復明。往復相因。時地相成。君子于行。志也。而三日不食。爲其行之難快。不食則飢。三日言其久也。行而不免于久飢。其不得志可見。然志固在行。飢亦弗苦。此即彖辭利艱貞之謂也。艱貞以爲利。忍飢以爲行。惟君子能之。爲其明于時之艱審。夫道之晦。求明而入于暗。求安而犯乎難。則惟力爭苦甘辱。勵志向道。蔑身從事。期脫于艱險。出于幽昧。卽于安坦。而達于光明。此雖有三日不食之灾。終不阻其于行之志也。

有攸往。主人有言。一句明夷之時。潛居之際。雖君子有行之志。既不

免久飢之患。卽有所往，而難得招待之盡禮。有言指有所譏諷，而生爭論。主人指居停之處爲地主者也。不外以非時之行，異地之客爲人所疑。不以禮相遇耳。故有攸往，雖我之志，而主人有言，則必遭非難之辭。誠如黑夜叩不識之門，且非近鄰，人將疑之爲盜，而不以禮接待也。此明初九，在下秉陽剛之德，有遠行之志，陷于陰暗之內，當其多阻之時，欲前則艱險，不辭。欲進則紛難不已，而以志之易動，留之未能。忍久飢以行遠途，犯非難以求安，舍途窮日暮，悵悵笑之。鄉異音歧，惶惶奚止，可見明夷之世，行止都難。艱苦之情，神形俱瘁。君子則方島其取苦之念，卓越之行，甯顛沛而自明，毋詭隨以同昧。光之固，而終達于艱貞之行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申繹文辭之義也。初九在下而思進在內而企遠。其志求用則不

顧艱苦。不避勞煩。則雖三日不食。分所宜忍。不得以飢而廢事。以不

食而降志。況君子先事後食。初九志于行。非食之求果行矣。則不計

其餘。爲飢餓固意中事也。當明夷之世。非亨利之行。跋涉艱阻之中。

踟蹰荒遠之道。投止尚不易。得食自尤難。此猶暮夜奔走他鄉。人地

皆疏。叩門求宿。人且生疑。更望接之以禮。飲之以食。難矣。故授餐適

館。乃主人優禮之加。納牖進盥。爲中道粗疏之具。今明夷初九。均不得

也。行由于強。遇由于卒。有類逃亡。安得款洽。此三日不食。非人之

無禮。乃時之未當。地之未宜。時地既乖。食宿自斬。故曰。義不食。或以

此語爲君子忍飢自潔。如夷齊之恥食周粟。謂爲不義。故不食其食。固一義也。而原旨則以不食爲主。非不甘食也。不得食者。行非其時。至非其地。人不我與。也不甘食者。人非所信。食非所欲。我不受人也。而初九之象。兼具焉。以明夷之時。艱阻之地。行出于我。尚不易。食須于人。自難得。又以行志已決。犯難无卹。人固不與。我亦弗求。故繹文義字。明其含二義。既以時地不宜。又以主客不協。子身獨往。異國亡人。如逃難之時。更奚望優禮之主人乎。可見不食基于行。若不行當。有食。繹文特以君子于行。明三日不食之義。君子所重。非食不食。亦毋害。既成行矣。其志已申。不獨不食爲義。即无听留宿。夜臥荒野。亦

當弗辭爲明夷彖辭明揭利艱貞一語而釋彖又有蒙大難止其志二句足見明夷之行誠匪易而君子則以正志爲重。難貞爲先也。初九剛爻而在下雖內明文德而丁夜暗之時此取喻于飛垂翼于行不食見其志在上進而事勢多阻君子則惟正其志而已豈有他求哉此文王箕子之行足以昭垂千古矣。

明夷全卦六爻均以夷傷爲言初九垂翼六二夷股皆傷及股肱之喻然傷者自傷用者自用如初九雖傷其翼而飛猶未絕君子雖不食而行猶未止則以全卦離在內坤在外一剛一柔一明一暗各有其用猶曰入地下日未損也地雖暗其一部猶明此卽內文明之謂

也。文明在內則外雖暗不足以害其全德亦如時世雖艱危不足以害君子之行君子善于用時正以其明濟其暗如以燭照夜雖无天日仍能見物且君子以道爲本道本柔靜故无爲无思而功德昭著所謂玄德不求其顯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又云上天之載无声无臭此道之至德之極也愈晦則愈明愈柔則愈健初九以剛在下不求其顯而志于達故能忍飢甘辱不與世爭而終成其行无非欲以一人救時艱以一身範天下也文王之德可謂至矣雖幽囚不改其臣節雖專征伐不失其仁德故能正明夷之亂開有周之基。之初九所稱之君子不食而不輟其行其被人則垂翼之時忍飢受餒

之曰。其得釋。則仍于飛之象。正志之行。此釋文以爲義言利。難貞即此義也。義利一也。利以和義。守其義。則得其利。文王先堅持其義。乃克享開國之利。讀明夷之辭。即可見其至德也。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宣聖講義

此明夷六二爻辭也。六二內卦中爻居正位。爲離之中。如日之晴。兩陽夾于外。一陰藏其中。陰以陽明。柔以剛勝。乃成文明之象。而明夷則因坤在外。重陰蔽障。光明被掩。成其傷殘之象。故爻辭揭出明夷二字。非指卦名。乃明爻用。謂明夷之本。卽在六二。不得放其光明。如

有目而爲物所被。有燭而爲牆所阻。不得發其光于外。雖有明在內。不能充其用。是爲夷傷。夷傷其明。而累及百體。則以目不得視。動必有傷也。以六二在下卦。動始于足。繼則股也。初爲足。二爲股。以動之次第言。六二之傷必于股。而曰左股者。陽升陰降。升者自右降者自左。左右者。升降之道。六二以柔。遠接上卦。重柔。陽在中。莫之抗。乃爲所傷。言傷及陽也。股雖同。而以左右分陰陽。猶四方。東西南北。亦別陰陽。手足皆然。左股者。陽之屬也。明爲陽。暗爲陰。明夷卽陽之傷。而六二則又爲左股之傷。推而言之。一室之左舍。一地之東方。一國之左鄙。皆與此象同。以朝廷言。則在下。賢士大夫也。善爲陽。惡爲陰。賢

臣猶股肱傷。其左股卽失其賢臣之意。暗昧之世。迷惘之時。行不光明。動非正大。群奸相逐。時君不明。賢者能自免乎。此六二之傷。乃比于人之左股。股傷則不良于行矣。況在左乎。右肢最便。猶小人之便捷也。左肢持重。猶君子之端莊也。左股既傷。不獨難行。有難于正立。六二以正位爲用。自乖于正。其傷實多。故爻辭稱明夷。夷于左股。有慨乎所傷之已甚矣。然六二乃居于正位。有其憑依。雖不免左股之傷。而有拯救之道。股之不能行。則冀助于馬。爲其可代步也。故曰用拯馬壯吉。言推其拯濟之方。則有壯馬可用。乃終占吉也。凡稱用者。皆想像推廣之意。以股之傷。遂推及拯股之術。足既不能行。則用及

壯馬之乘。壯馬固善馳。雖股之病。而馬猶壯。壯馬以拯病股。其吉可見。爲其得所宜也。六二在中。始有此占。而壯字。有關大壯。與雷天合。卦相類。坤之對乾。離變異。則與震對。此以賓濟。主用。裏體者也。壯馬與傷股。亦一賓一主。一體一用。而相調濟。以成其用。惟在位乘時者。能致之。六二之爲吉也。雖棄其股。而用馬。有舍近圖遠之嫌。而以其壯。易我傷。亦權宜變通之道。惟中能權。惟正能變。六二之吉。在乎中正而已。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宣聖講義

此由釋爻辭之義也。六二柔居正位。上應六五爲坤之五爻。坤主靜順。六二得中位。行柔順之道。以法乎坤。故占吉則法則也。言能順坤之道。法坤之德。始終以柔而不失中正之位。艱貞之謂也。爻辭稱用拯馬壯。亦本坤卦利牝馬之貞。所謂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故稱其壯。且以六二爲離中爻。離後天代乾。有飛龍之象。離原中女。不得乘其本德。故以柔順。法則。坤之行。而孚艱貞。成明夷之用。明夷之時。出處行止。均不得違。坤之道。則以坤在外也。六二居中。本坤之一爻。上法坤之全德。而後克孚。明夷之行。雖有左股之傷。終占馬壯之吉。善于用時故也。文王箕子以幽囚奴辱。其傷過于左股。而終得免于難。一

則開國之基。一則封土之錫。是其終占馬壯之吉。不得以左股之傷。而悖夫順則之訓也。明夷全卦。均以利艱貞爲用。六二猶明。爲其得中位也。雖在內。而本柔道。雖有傷。而能順。則是其善于順。應時變。用晦而明之效也。習易者可不審諸。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宣聖講義

此明夷九三爻辭也。明夷全卦。以初三兩爻爲陽。而初九在下。不得大用。惟九三在中。與六四爻類子。既濟卦。以陽爻少而貴。兼得六四之和濟。全卦大用。見于此爻。非他卦以二五爻爲主也。九三離之終。

進節坤卦離之大用亦在此爻。故爻辭稱南狩有大得也。明夷原非

易經系辭

其時而以九三陽德方盛行獲其利。進收其功。雖不免于夷傷而所傷者有喻于狩獵。如師卦田有禽也。師以坤坎合亦重陰在上。坎與離對。九三上下皆陰。其象變坎。故與師類。全卦互解與屯係。自二至四爲坎。自三至五爲震。震坎合爲解。移易上下爲屯。解有開散之義。動之象也。屯有初生之義。艱之象也。艱而動。非戎卽田。爲集衆以殺伐也。九三雖非師。而有聚衆于田之象。則以上下皆陰。且所應上六亦柔也。陽統于陰。剛馭于柔。則如田獵。克獲多獸。猶出師多所俘虜也。明夷以暗昧之地所傷。求光明之方。且本離之志。故于南狩。南爲陽明之鄉也。南狩。但以所發處之南言。卽行向南。不必果至南方。因南行而得光明。因田獵而獲大首。皆九三之利于動所占也。大首二字。亦可連下讀。謂首不可疾。一則首猶始也。疾猶速也。始不可速。進必以漸。此艱貞之義。明夷之所宜也。一則首猶頭也。疾猶病也。頭不可疾。謂率領者不可病。病則廢事。或人之頭腦不可病。病則艱于行。皆以明夷暗昧不易進。其外重陰。恒多阻。猶出師而主帥有病。或首途而頭目憎風。是皆不便于行。則雖有大獲之占。而難達逕進之志。故重在貞。貞亦明夷應備之德。恆卦曰貞疾。恒不死。則疾與貞實相成用。疾而貞。自无害。如行者有守。進者有舍。則何患乎險阻哉。或曰

不可疾貞爲一句。言不可則速自貞守也。或以爲不可疾貞謂宜進而弗遽退。宜行而勿速止。固兼亥之義。然非本旨。蓋九三以陽得時。行得志。南狩既已大獲。則貞守自无不宜。惟以出于暗中。發乎困境。進不可急行。不可猛視。時之宜順勢而止。此君子知進知退。不疾不徐。從容中道者也。故占辭既言有大得。又戒毋遽進。旣明其宜動。又命以貞守。總以明夷之世。雖有九三之光明。仍不得悖全卦艱貞之訓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九三重陽。秉陽剛之德。而爲離爻。有文明之行。故爻辭稱其有南狩之志。而大有得也。志指九三本體言。若非九三。則无此志。當明夷之時。在暗蔽之中。惟九三重剛。得以其德用而南狩。向光明之地。達成功之期也。推而言之。丁亂離之日。昏迷之際。君子方悵惘无所之。而忽遇光明。在前指引。使脫離暗昧之地。進于光明之鄉。則其所成必異。所獲必多。如文王幸脫羑里之囚。復邀斧鉞之錫。得專征伐。以靖侯國。則其成就不必待孟津之師。卽已著明德于天下。文王戡黎之績。豈非豫伏于放歸之時乎。此卽九三所稱。南狩大得者矣。雖然。苟非文王。亦難孚此爻之用。則以文王有其志也。

文王有澄清宇內啓迪光明之志。始克膺彼節鉞之頒。專征之命德。若未遠征。若未孚。則徒滋以爲亂。增其暗昧而已。更奚望九三之勳。南狩之功哉。故釋文特稱其志明用九三者。必有仁民之心。勝殘去殺之念。方得行其征伐。代奠疆圉之功。得字不獨物也。所獵不僅獸也。得民得國。皆此得也。誅奸誅惡。皆此狩也。故爻辭稱爲得大首。言以我爲民之上。而獲其不善爲民上者。故用首字。明其爲尊。南狩者亦一尊。此主賓之別也。易辭以陽爲主。以德位爲尊。九三則以陽之盛德之明。而略于位。此變數也。隱屬革命之義。亦見武王伐紂之孚。大命也。明夷亂世。而九三則有戡亂之機。爲大地雖暗。而吾行獨明。

宣聖講義

此明夷六四爻辭也。六四外卦之始。即坤卦六四。與離九三合居中爻。同于既濟。凡中爻與既濟同。爲當位。與未濟同。爲不當位。此以中爻言也。別于二五正位。各卦皆然。明夷以中爻當位。故皆占吉。而六四又以柔在外。本貞靜之德。爲順承之行。以坤初爻變。乃爲震。克承

乾也。雖險而利于行。雖柔而明于心。雖有傷而克享乎成。入于左腹者。以明夷自下而上。至六四及腹。猶艮之六四艮其身。而以柔善承剛。故稱左腹。以陽先也。人者明夷之用所及。如光所射。矢所中。皆稱入。以傷至內。猶矢刃之深入也。然六四體坤用乾。入而能出傷。而有得。雖深中腹。而因之獲其心。心非指物。乃心意也。概思想情志而言。獲其心。猶曰得其心思與意志。明其所爲所成也。明夷原非物。亦无心腹等體骸。而爻則稱爲股翼。爲腹心者。譬之以一身也。天下如一人。國家如一體。雖親疏不一。遠近各殊。而不可失其一。失則病矣。明夷者。傷也。傷及于腹。爲患已深。而反以之獲覩其心。是緣失成得緣。

憂成喜也。則以明夷暗于外。而明于內。果深見其心。是易昧爲明。剔蔽。見眞之謂也。故六四雖入腹。而竟知其心意。譬之君臣。初以讒言。不能相協。既經剖白。而見眞誠。亦猶文王之脫囚。而獲榮賞于出門庭。一語連上。讀明其時也。以其得明心意。在出行之時耳。六四由內出外。而明夷全卦。以內文明。成外柔順。必自近至遠。自內達表。方見其功。故爻辭以四字。明其不可留滯也。蓋六四兩陰在上。雖得其心。非真能坦然相與。雖見知于一日。未必不再疑于將來。則以君非明主。朝多幸臣。易蔽于邪。難與久處。惟有決然出走。翛然遠引。旣杜悠悠之口。乃成落落之行。此六四之占。在得九三之歡。心以傷而受祿。

却慮五上之蔽障。因事而進讒。故明其有成。特在于出門庭也。或謂此爻既獲明夷之心。可防明夷之害。何必繼以出走。不思終回明夷之灾哉。不知六四之獲心。實非出于自然。乃因入腹之傷。而遂知心之願。正如文王之脫難膺封。非商紂真能用賢。如唐虞之明良協洽。乃以佞臣得賄。爲之緩頰。始克致此。則一旦讒言復進。仍不免誅辱。及身。斯明夷之所謂明夷。而所獲係入腹之傷換來。夫豈能久持平。更奚望其終挽明夷之難。而返光明之途哉。此六四之占。僅止于出門庭已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六四爻辭之義也。以明夷之入左腹。猶以刃剖取腹內之物。腹中一切皆可探得。而六四取喻。則重在一明字。以明夷爲暗藏不明。今既入腹。則藏者顯矣。暗者明矣。人之深藏于內者。爲心意。旣剖腹而視。則心意可見。而不明者。乃明。明夷遂返于大明。猶夜中之暗。以日入地下。果逐日而至地下。則亦隨所至而光明。其蔽旣去。其明自存。日未嘗自隱其光。則去其所爲障者。何時不大明。何地不大明乎。六四之用。重在由不明而致其明。故取入腹。見心爲喻。非眞有此事也。然如商紂之暗。比干因以刳心。豈非亦有此事乎。比干賢者旣

不見諒于君。遂至刳心以死。忠貞之操。固爲罕有。而以一死成其仁。亦合六四入腹見心之象。不過易教重在求明。刳心雖中。究无益于君國。以明夷之主。不復有光明之時。此爻辭以出行爲動。意獨贊微子之遠遁。而不與比干之弒生。則所稱獲心。以得暗主之意爲主旨。而非自樞其心也。故曰。獲明夷之心。用明夷以代暗主。以明夷卽暗昧。暗昧之主。其心難知。今六四竟獲知之。且使相信。是君子善于用時。長于救失之道。要非急于祿位。役役于利名。能毅然出行。以棄暗投明。則將來之明。不卹入腹之傷。而幸獲心之喜也。全卦各爻。多取商紂時事爲譬。止以有所忌諱。不能明言。故委曲出之所稱明。

夷皆暗指當時朝政。讀者細細體會。自能明瞭。

宗主附注

明夷因內互震坎。而上卦坤。又以初變爲震。故全卦爻辭。與雷水解、雷火豐。有相關聯處。震與巽對。爲主與客。故又與風水渙。亦多相類。如豐卦九三爻辭折其右肱。與明夷六二入于左股正相對。豐九四爻辭。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亦與明夷六四相關。日中見星斗爲幽昧不明。卽明夷也。故云遇夷主吉。言雖有傷夷。而利于行。亦猶明夷六四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以出行占有得也。又如渙初六用拯馬壯吉。與明夷六二辭同。渙六四渙有丘匪夷所思。

亦與明夷六四相應。明夷之入于左股獲明夷之心。與渙之匪夷所思。皆指因傷夷而及心思。由行動而見意志。雖明夷不足以阻其進。雖艱險不足以灰其心。匪夷所思。卽非傷損其心志之意。言夷自夷。思自思。與明夷之入腹獲心一義。以入腹爲傷。獲心則爲利。心主思。心之得。卽思之不害。思者自我。傷者爲客。六四雖有入腹之慮。而成得意之行。猶渙六四之旨。謂所遇出乎意外也。後人稱想入非非。爲匪夷所思。亦卽以卦辭雖傷不害。反成其利。初非意料所及也。實則明夷以外暗內明。主強客懦。正非一例。傷害客之所失。卽主之所得。客之所傷。卽我之所成。原不可視彼若此。故以難貞成其利。非始終皆傷者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宣聖講義

此明夷六五爻辭也。六五外卦正位。坤卦中爻以下合離。六二相應。位正而爻不當。非九五可比。而以得正行柔。有類于亂世忠貞之臣。故以箕子爲喻。箕子當紂之時。求匡君之失。受奴辱之苦。是其貞節。

匪夷所思。卽以夷爲物。而思屬己。如六四之入腹。爲傷。獲心爲得。一爲客。一爲我。所處地自殊也。如混之爲一。則不可通矣。凡明夷全卦皆如此例。時固暗昧。我自光明。人固顛連。心自安定。故彖辭以難貞成其利。非始終皆傷者也。

可見爻辭稱箕子之明夷。言箕子處明夷之道耳。利貞本坤之德。以守貞爲先行。柔爲用。六五正位。乃克臻此然。箕子何以不效微子遠去。而必守貞自辱者。實以愛國心深。憂時志切。內明而外難。見諒體忠。而用難。回君不得已。硜硜自矢。謹慎溫柔。以希有補于朝廷。艱苦困頓。以期有感于君上。此以守正爲重。不以微子之從權。微子審于幾先。明于未至。知紂王之不悔禍。慮大難之將覆宗。鑒于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君子不保。宵小盈庭。遂決意遠行。圖存宗社于外。則本六四爻之用。以出行爲從權也。箕子則不然。寧同死社稷。而不忍去。願身當艱苦。而不敢避。則本六五爻之用。以守正行其志也。故六五辭

稱之。明其道在利貞。兢兢業業。罔敢少怠。拘拘謹謹。毋時自息。有比苦節婦女。堅貞如一。以至于死。此利貞之秉坤德。而爲艱苦勁毅之行。惟忠臣節婦有焉。守正不移。持節不二。至誠不息之謂也。在卦則六五孚之。在人則箕子至焉。蓋明夷之時。此亦合乎道者。文王疏而在下。故可以善身自保。箕子親而近君。故不得不忍志成貞。斯二五兩爻殊其用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宣聖講義

此申繹爻辭之義也。不可息。節不二之意。以箕子忠心亮節。既甘爲

奴辱而无悔是期于至誠以不息也。明字亦可連下讀。古連上則貞明。卽傳所謂日月之道貞夫明。聖人之道貞夫一。日月不改其明。聖人不失其一。一卽中也。六五在中故其子法之。如日月之明。旦古不易其明日也。不以君之蔽而易其忠。箕子也。此所以稱爲貞明。在不可息也。若連下讀。則有一義。一則言明之不可息。卽日之明。不可因夜而息。日雖在地下。其明未嘗減一毫。物自不得見耳。可知日之光明。不可有息時。息則天地混沌。人物滅絕。人之光明亦然。君上雖不明。臣下不可息其明。時世雖不明。人道不可息其明。此箕子之守貞之義也。

爲其內心光明。不可息滅。而同于昏暗。合乎污濁也。一則釋箕子之守貞爲明臣節之不可。一卽明至誠之行不可息也。箕子不息其誠。不二其節。乃成其永貞。以孚坤上六利永貞者也。亦卽彖辭利艱貞之義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宣聖講義

此明夷上六爻辭也。上六全卦極位爲坤上六重陰之地。極暗之時。故爻辭云不明晦。此句有一義。一則不明而晦。言由明入暗。先則不明。繼則晦矣。晦較不明進一層。卽行漸入暗之意。一則不明不晦。言

明已入暗既不明矣亦不知其爲晦以明與晦必由于辨辨必由于明今不得明安能辨其晦是則暗之已甚更无明晦可分之意初登二句言由明入暗如日之初原在天後則入地亦明夷之本象明夷非无明乃以物之蔽日之初也天下同明是明之時日之入也天下同暗是明夷之時上六處最高而爲重陰故有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象所謂初者非始也蓋猶其先之意以日之入必自天下降是未降之先爲初非指日之初出也明夷離在坤下原已入地而上六乃云初登于天非謂日在天乃指日之光影也日之入地其始也光尚上映于天其後漸漸沒入地下若謂日之在天光阻下照而非登天

故上六所稱仍以光明爲主光明爲明之本日之初降光返照于天穴天地猶明四方均照是明夷之明卽在此剎那而漸漸易爲暗蓋明夷離固在內明未嘗无惟其明之及外者僅耳上六與九三對恰得光之反射而有初明之象正如日之西下光映于雲天而轉射地面又如日雖下地而月得日之光上升于天以代其明是皆上六初登于天之象說者以爲明夷全卦日在地下初不見光上六何來登天之語是不知易卦之用上與三對陰與陽對明夷雖外不見日日自在內日旣未亡明亦永在明之直及則爲日光是日中也明之映射則爲霞暉或月華是夜也不問爲日爲月爲雲霞爲日夜何莫非

明亦何莫非日之光明。明夷之日固在地下。其明雖不得直及地而假于雲霞者爲夕照。假于星月者爲夜光。皆明之由內外達暗而猶明下而猶登。故上六稱之不可以日既入地。忽又出爲訓。更不宜以上六有此語。謂前各爻本有明。上六以後真爲明夷。若謂上六以後方爲明夷。則果屬何卦哉。自來卦例。極則反。窮則變。上六窮極乃反變之時。故明夷至此。忽露光明。乃地下反射之餘光。非日出正照之天明。故有不明晦。初登後入之語。明其爲反也。變也。如雲霞之彩月星之華而已。且以位已極時已窮。雖有此光。而難久明。故雖有登天之初。而仍或入地之象。是則終始不離于暗昧。此明夷之所以成

下經

名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富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照四國。以上六高位。有遠矚四方之象。由登天以下。映故能及遠。究僅在地下。則所照不過地下一面。今以登天之明。可及地上下。實不獨一面已也。則字法則也。見離卦爻辭。離日以在天爲普照。人君以在位爲普施日之光明。人之德業一也。日已入地。明已爲晦。亦猶君雖在位。德已不昭。民將奚法。日之不明。人失其視。君之不德。人失其瞻。上六之辭。有慨乎世君之不明。人民之顛沛。

而見天下皆清濁不辨邪。正同清賢否。莫分忠奸。難察而天下大亂矣。故爻辭有不明晦語也。全卦以明之。蔽爲夷傷而歸其過在失則可。見隱責當時朝政。无以爲民法則之微義。文王不欲直言。乃以失則二字。輕輕喻之。實則寧失則已哉。其究必敗國喪身爲天下笑。爲後人惜。在位者可不慎歟。

宗主附注

自遯至明夷四卦爲一往復。遯與大壯往復。晉與明夷往復。合則遯大壯爲四陽二陰卦。晉明夷爲二陽四陰卦。亦成一大往復。以各卦所象。陰陽消長。一來一去。无不相對。遯之與明夷。晉之與大

壯。又自爲對。陽升陰降。皆有其度。內中互卦亦同。如遯互姤。大壯互夬。自相對也。以下各卦亦然。自家人至解。四卦亦成循環。而內互既未濟二卦。不獨家人與睽蹇與解爲往來也。易原本數爲象。依氣爲數。數象之成。不離夫二氣。故數見知氣至。象見知數至。如明夷二陽在內。而間一陰。陽以陰蔽。不得暢。其生機陰梗于外。不得復其元氣。此明夷爲暗昧昏亂之象。有光不能照物。有明不能及遠。幽處如囚。冥行如夜。此爲生機之害。人道之艱。作易者。取商紂之世以譬之。非必限于商末也。凡世道之敝。君主之昏。政令之亂。皆其象也。卦爻中明夷二字。卽借喻昏暗之朝。危亂之世。明夷

雖非名詞。實假之稱。指當時者也。易辭定于文王。不敢直指朝廷。

之失。故以明夷代之。六五箕子明夷。卽明稱明夷之箕子。言當商末之世。箕子處之之道耳。古文多如此。否之匪人之類。皆以人道與世道相衝。人道爲主。世道爲客。明夷雖暗亂。人道自有權。宜變通。箕子以利貞而得免明夷之害。是卽人道勝天。可見君子不以時廢道。不以天易人。商紂雖昏亂。惟自敗其身亡。其國終无損于箕子之道。則利貞之能避禍。而人道卽于此見焉。人法地。地道利。貞人亦先利貞。彖辭所謂利艱貞者。亦指人道言也。